



留台人叢書 18

浮生漫拾

· 黃生光 著



砂拉越留台同學會詩巫省分會出版

作者簡介

日治时期出生在
砂拉越泗里奎小农
村。大马成立前夕赴
台，获国立政治大学
新闻系文学士后即返
乡，从事新闻工作逾
卅年。著有“凝思集”
列留台人丛书第2
种。现经营印刷业。



附錄人从式第10和

第10和





浮生漫拾

留台人丛书第18种

黄生光著



2009

砂拉越留台同学会诗巫分会出版

留台人丛书第 18 种

浮生漫拾

-
- 著 者：黄生光
出 版：砂拉越留台同学会诗巫分会
21, Lotus Rd, 96000 Sibü.
Sarawak, Malaysia.
P.O.Box 582, 96007 Sibü,
Sarawak, Malaysia.
印 刷：慕娘印务有限公司
Borneo Printing Co. Sdn. Bhd.
32, Jalan. Tapah, 96000 Sibü,
Sarawak, Malaysia.
初 版：2009 年 11 月
封面设计：陈捷雄
订 价：马币 20 元
I S B N : 978-983-3260-03-4
-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留台人丛书总序

留台人丛书的出版，是留台人参与社会和决心支持文化建设的另一项承诺。从闪烁而过的念头，到具体行动的落实，我们曾经挣扎过，甚至深陷在痛苦的深渊中。

由挣扎到痛苦，实则是留台人，在时代使命召唤下最深沉的反思，也是一种力量的蕴蓄。虽然，我们不敢奢望这次为文化所投注的心力能够引发立即的效果，最重要的，我们诚心希望能够为砂华文化和历史前路的探索，创造新的条件，营造新的气氛和提倡更多有深度，有广度的创作。

我们还相信，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民族总体创作的表现，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精神活力的表现，也代表了一个民族创造力，想像力，探索精神，才华智慧和内在激情的文化载体。文化，代表了一套价值体系，而文化的传播与推动工作，实际上就是各种价值示范的过程。留台人的努

力，希望能够为文化社会的提升与塑造，献出一份最热切的关怀。

从历史的进展而言，我们是一群拥有知识和掌握技术的现代人。我们应该协助社会建立公认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指出我们期望中的社会导向。尤其是众人们沉溺于眼前各种权势，利益和物质追求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引导他们，使他们知道人生的目的不只是忙忙碌碌地为了眼前利害的追逐，还应该放远眼光，打开胸襟，追求生命的价值，寻求人生的意义。并致力于理想社会的建设。



陈序

《浮生漫拾》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份，第一部份篇章追述了作者在报馆服务30余年期间，所亲历的种种事物，披露了一个新闻工作者从入道至离休；自一个少不更事的大学毕业生到历练丰富的报馆总编；在不同人生阶段中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及感受。虽写的是个人经历，但却也侧面反映了此间华文报业经营的诸多面向，故亦可以作为报业史话来阅读。

另一部份则是归属于作者对生活世态的见解及评述，描写手法看似平铺直叙，点到为止；行文用字虽予人温婉含蓄之感；但平实之处却经常不失诙谐、讽喻；沉稳之间则往往展现其洞察入微，鞭辟入里。

黄生光先生出身于砂拉越小镇泗里街的一个农村家庭，自小接受华文教育，中学毕业后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深造；毕业后即投身新闻工作岗位。农村成长背景所造

就的耿介性格，以及大学所接受的严谨新闻专业训练，使他长期坚守岗位，善尽文化工作者之职责。

他经常表示编采人员不一定即自动可以成为一个写作人；但从他在担任报馆编辑之时；利用其职务之便增辟副刊，鼓励更多人从事笔耕，并且身体力行，利用公余时间从事写作，前后还出版了两本文集，可以说兼具了新闻工作者及写作人的双重身份。

文化界多以「老总」尊称之，即令在他离开报界多年之后，这个称号仍常挂于其旧日同事及文友当中。足证大家给予他的肯定。

谨借这篇短序，表达我对作者这本新著出版之祝贺。

陈锡监

2009年10月10日



自序

在报界工作多年，与友人闲聊谈及职场中一些小故事，大家颇感有趣，希能以文字表达。

愿想离开工作岗位后，卸下职场上一切职务后，才考虑是否能整理一些东西来，一方面也考虑到届时记忆全无，不能执笔，砂华族文化协会行政主任蔡增聪先生一直提醒与催促著，还给予多方面的协助，终于写出第一辑的职场篇。在此要特别感谢蔡先生。

“马报”易主，宣布暂停出版，正届退休年龄，至此就离开了报界。翌年，很荣幸还可在另一份报章「诗华日报」的一个“丰采”栏中，写写稿。特此要感谢“诗华日报不计以往竞争时，是否有受到不必要困扰，更要感谢那些友人大力引介，才有本书第二辑的休闲篇。

诗华日报的“丰采”一栏，由多人执笔，发表了不少

篇章，有些作者也已结集成册。曾停歇了一段日子，正当要重新出发时，笔者才受邀加入，笔者是以小兵为笔名，每周订期供稿一篇。惟才写到19篇，又喊停，从此未闻重现，笔者也至此未有续笔。

最后也收录了三篇特稿，其中一篇是笔者在留台同学会一项研讨会上的论文。曾收录在2000年正月出版的留台人丛书十三的争鸣集中。另要感谢“马报”旧同事杨贻钊小姐作访谈，在其现在所服务的诗华日报，拨整个版面刊登。另一位素未谋面的星洲日报记者许鲁帆先生也作专访，谈及有关“瞻望诗巫印务前景。”附录于后，陈锡监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特此致谢。

正当付梓前夕，本地报章连谈几天出“出书”与“输”的课题，惟得留台同学会列为丛书之一，也深感荣幸，对所有协助出版者，均致以谢忱，同时就以此为序。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





在星加坡等船赴台升学时，抽空游览虎豹别墅



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来诗巫考察，由文教界陪同参观当时“马报”



诗巫媒体一行人赴吉隆坡参观国会后与本州数国会议员影于国会大厦前



1995 年留台人丛书首两本出版



依亚沙直(EAC)公司安排在德国考察印刷业



本州媒体赴越南考察



参加在台北举行的新闻编采研讨会



世界中文报协第廿届年会



东马代表一行人在报业年会上合影



在星加坡举行报协年会



马报年宴



马报十周年



当年“马报”员工聚餐时合影



当年“马报”营业部员工合影

目 录

辑（一）职场篇

1. 没料学办报	1
2. 小偷不留分文	4
3. 跳槽	7
4. 喻为「冰山」的靠山	10
5. 与报纸有不解之缘	13
6. 经一事。长一智	16
7. 无米炊之感受	19
8. 「砂华」与「马报」	22
9. 小报馆的「老总」	25
10. 崎岖之路我独行	28
11. 乖离了原意	31
12. 少见的大相机	34
13. 重要相片失手了	37
14. 过期的药物	40
15. 从最高层转来的投诉信	43
16. 开罪了友人	46
17. 解答问题	49
18. 手民误植	52
19. 抄袭的稿件	55

20. 无意中兼了差	57
21. 难吃的一餐饭局	60
22. 开刀后遗症	63
23. 骗登广告	66
24. 重量级人物到访	69
25. 不寻常的约谈	72
26. 不速之客到访	75
27. 亲上衙门道歉	78
28. 值百元的照片	80
29. 好看不好吃	83

辑（二）休闲篇

1. 粽子。龙舟。屈原	85
2. 书念好了之后	87
3. 大人物的时间	90
4. 又爱又恨的文字	93
5. 太嫌虚假礼让	96
6. 妙用华文字	98
7. 一千不比八百现	101
8. 不是「忙」而是「盲」	104
9. 孙儿毕业赚钱了	106
10. 还没用的钱不是你的钱	109
11. 月亮有什么好看	112



12. 红包大小由谁决定	115
13. 谁改了我们的习俗	118
14. 在恐吓瞒骗中成长	121
15. 说慌话，说大话，说骗话	124
16. 再学两科也难不倒	127
17. 为什么不多生育	130
18. 本州生意比中国印尼好做	133
19. 知识进补趁早	136

辑（三）附录

1. 砂拉越华文报的发展	139
2. 诗巫人称之为“老总”黄生光 服务报界逾 30 载……杨贻飏	154
3. 黄生光：穷则变，变则通 印刷业须革新求变……许鲁帆……	162



辑（一）

职

场

篇



1

没料学办报

出生在农村，在乡区长大的，念中学时还没有订阅过报纸，因为在乡区，报纸派不到，村民教育程度不高，也没有看报纸的习惯，而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代移民很多还是文盲。

说来也是奇怪，念完中学，申请念大学时，在市区咖啡店看报纸时，有框小广告要聘请编辑，竟把手上的申请表最后一栏的志愿填上了新闻系，也就此与报纸结下了不能解之缘。万万也想不到，中学时没看报纸，大学时却去读如此这般新闻系，念完大学后，工作时要天天看报纸，看自己编的报纸还不够，还要看别人的报纸，更要看竞争对手的报纸，也要看来自西马的大报，整天与报纸为伍，一天要看好几份报纸。

大一开学的时候，本想转系，不念新闻系，后来决定

念完一年后再转，当时新闻系是当地非常吃香的、热门的科系，没有人会想转出去，反而是有其他的系的同学转进来。而且我当时要转的系还要转院，第一年所念的共同科目不多，转系要多念很多科目，至少要多念一年。后来想想如此麻烦，而且他们还这么多热衷这行业，也就不转系。

新闻系最后一年要分组，我选择了编采。系里有一份小报纸也每个月出版，我们编采组，分组负责，其实很多工作都由助教包办。最后一年暑假派到报社去实习，我选择了一间晚报。

在异地渡过了漫长的四年，我毫不犹豫地，没甚留恋地返回了我的农村小舍，四年后的农村，毫无改变，还是没有电流供应，夜晚还是靠那盏煤油灯照亮，那个比较亮的「汽灯」，蒙上了一层厚厚灰尘，四年来也不知有否用过。两个用白油漆漆上的大油桶，还满满的装著雨水，子子悠闲地在桶里上下漫游。离家不远原本有一条小溪可供洗衣及洗澡之用，但村民都用来浸胡椒。另一个一家大小每天都光顾的粪坑，仍屹立著未倒。突然返回家园，一时还有一点感觉不很习惯。

想看报纸还是要到市区咖啡店去看。每天约好同时返乡的同学，乘搭同一班巴士到市区，在一间咖啡店会合，



看看报纸有没有聘请启事，大家也可以聊聊天交换消息，尽量打听那儿有空缺，那儿有机会工作。

农家水电都没有，电话更不用说，当时连电视都还未面世。小镇只有几家杂货店与咖啡店，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很多同学都得到学校去教书，不管学得是什么科系，先教书再说，有些长辈相遇还直接问在那间学校教书。在报上看到征聘广告写信去应征，书信也都需靠这些店号转交。应征信寄出，每天都到那间通讯处的店号，等待回音。老远跑去另一个地方面试，还是要回到那间店号等候是否获得录取

说起来还算幸运不到三个月，很快获得一份与我所学有关的报馆工作，正式踏入了诗巫一间报馆编辑部。

2

小偷不留分文

工作未及一个月，是十月中的一个夜晚，天气格外闷热。若是北方已是秋末冬初。若是生活在港台，也要准备换装，晚上要关紧窗户盖棉被了。可是那晚除了不关窗门，连通往前面走廊的门也敞开著。

旧式的诗巫中华路排屋，楼梯是从旁边直上，上下楼各有一厨房，有四个房间充睡房。只有前面一间有个小走廊，加辟了一扇门进出，有些住户把它当做客厅，我们多人合夥租整楼，那间也充作睡房。

这个十月开始，是我离校后首次上班。投靠著老同学共租房子，就住进那间可通走廊的前面的小房间。恰好有个同学搬走，还留下廉价家俬，本地制作的一张单人小木床与本地生产的小书桌。



刚离校首次上班只携了小旅行袋，内藏几件换洗的衣裤，口袋中没超过两百元，盘算著大概可挨到月底发薪饷。想想再过十来天，就可以发粮了，就是那炎热的夜晚，开了走廊的落地门，小偷把我们两个房客口袋的百多元零用钱，不留分文全部拿走，把衣裤丢弃在楼下的楼梯旁。

我们同房两人都是从其他小镇的乡区来的，当年从乡区住家到大马路乘巴士，须走好几分钟路程，乘搭巴士也须几十分钟才能到市区，再转搭船只来诗巫，全程须耗整天的时间。来回须两天。因为晚间没有船只川航，由于才上班几天，不敢请假，也希望公司能留个好印象。是想回家求救，但是口袋却空空，船费也无著落，此时真可体会到远水救不了近火。

与我们同楼的另外几个房客，也都是打工仔单身汉，有两人一间，有三人一房，我们各出工资请一个人洗衣及煮饭，我们轮流到市场买菜，到月底发薪后才结算。单身打工领一份微薄的工钱，整天苦哈哈，天天等发粮，整楼排屋住了整十人也帮不上两人遭小偷光顾的窘境。

比我先工作两个月的受害者，只好有硬著头皮向公司预支，于是公司里就传出，有人对这名员工的评语，指他工作还未满三个月的试用期，就开始支用工钱，评头论足

一番。

或且我还算比较幸运，还用不著向公司预支，也无需让人指指点点一番，也避过了同事的眼光，再说我连一个月都还未做满，更难向公司启齿。可我还有多位近亲住在诗巫，离我住处不远就有一家，知道我祇是被小偷光顾，并非因吃喝嫖赌而需借钱，至此终于解决了眼前的问题顺利地挨到首次发薪的日子。



3

跳槽

1969年我决定跳槽到马来西亚日报之后，于是具函向诗华日报辞呈。很自然的诗华日报的负责人就约我面谈。

诗华日报的负责人当时对我忠告说，要是干报纸这行，还是留任「诗华」比较好，诗华规模也大，而且还听说「马报」祇是为了大选而开办，选举过后又把它关掉。当他问及对方所给的薪酬时，他也不再挽留，并声称如此价码他还可以聘请两个。

的确，当时华文高中兼英文九号在本州的官价是一百八十元，因而私人界也跟随著官方酬劳而定。真的聘用两位高中九号生，也祇不过三百六十元，若更低资历，也就更便宜了。意即聘两个足足有余。

其实当时诗华日报也有从西马聘来一位科班出生的当

编辑。由于是来自西马，薪酬就高了一大截。这位来自西马的同事比我早两三届，与我同校同一科系，也是主修编采组，不过互不认识，没碰过头。他比我早一年多进诗华，也许是在西马的报界也有呆过，富有经验。我曾争取与这位西马人同事同工同酬，可是调整了两次还是有一大段距离。

曾有一次诗华资方提议调我去古晋分社，那时我反建议调这位来自西马的同事去，我愿在诗巫挑大梁，负责最重要的地方版编辑。但此项建议不获接受，后来恰好有位同事请缨要求调往古晋任职。我仍保留原职。

说实话，未离开诗华日报之前，也曾经想离开报界另图别业。当时除了木材业吃香外，其他华文独中，私立英文中学，都有教华文科的空缺，还有那些津贴中学都在物色华文老师。我也很坦白告诉当时的资方，要不是新闻系毕业，而希望能「学以致用」我早就离职了。后来曾在一个场合中相遇，再邀加盟，我也告知，早年假如会提高些待遇，可能还是主仆呢？马报被人收购后还有人与我联络，我没有答应，没有吃回头草。

说起当年马来西亚日报开办伊始，都不被人看好，由于创业人有非常浓厚的政治背景，有人说开办三个月或半年，或顶多一年而已。也有一些友人劝我无需跳槽，不可



祇看眼前，要看远些。可是我没有听友人的劝告，当我会见马报董事长时，我当场就决定，没有要求多一两天的考虑。

马报开办后三个月，我就加入，接著很快地大选就到来，但由于五一三事件，本州的大选被迫暂停。可是马报却没有因为大选暂停或停刊。

我加入马来西亚日报后，一直没有离开过，我陪它成长茁壮，到最后一天被人收购。那可不是三五个月，而是卅几年啊！



4

喻为「冰山」的靠山

马来西亚日报开办两三年后，全职的执行董事离职。董事部要我在政府内政部新闻局登记为注册的马来西亚日报总编辑。我们始知原来执行董事也注册了兼总编辑职。

总编辑在报社是要负法律责任，举凡报纸被人控告，总编辑就是答辩人之一。我曾婉拒出任，并认为资历尚浅应多加磨练一段时期，同时还认为，另一位同事来自他报的社长，较适合担任，可是董事部还是把我的名字呈上当局注册了。

什么时候任总编辑我不很清楚，什么时候我的名字已经寄去新闻部注册我也不不知道。我每天做同样的工，每天编著那地方新闻版。

通常会出差错的地方新闻占的比率高，因此，当时

本地小报馆，地方新闻版的编辑，也就是总编辑。

数年后，由于需负责管理整个工厂的操作，终于卸下编了十几年的地方新闻版。不过总编辑一职仍保留注册著，陪随马来西亚日渡过到易主后的最后一天。

初任马来西亚日报总编辑时，传说同行间有人喻为那靠山是座冰山。靠著冰山，我不解，不知应作如何解读。常人说，若有靠山是比较稳。然而靠在冰山如何，相信意即冰山会溶化，冰山溶化后就稳不住，就失去依靠，立即会倒下去。不过假如是在当地，那一座座的冰山也相当坚固，就是那艘“铁塔尼”号大轮船不慎撞著也会沉没。

可是，我们是居住在赤道上的国家，天气炎热的砂拉越诗巫，那有什么冰山。商家们还特地去制做些冰块卖钱，我们小市民还用冰块加入饮料来解暑，很多做生意的人，也用冰块，家庭便购买冰厨来冷冻一些食品而保鲜。热带地方的我们，对冰雪认知不深。若未到冰天雪地旅游的人，还不知那冬天温度下降到零下有多寒冷。靠在天寒地冻的冰山，若穿著不够，肯定会被冻僵。然而我们热带地方，大热天温度若升至三、四十度以上，若能找到一大块冰块来靠一靠，那清爽冰凉沁入心肺真不可言喻了。

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有好多职员是有靠山，有

亲戚关系，是有皇亲国戚的，有些不必工作，可领大工钱，有些人也有被喻为当花瓶。因而造成一些事没人做，一些人没事做，没事的人盯著做事的人，议论做事的人做的事，使做事的人做不成事，做不好事。于是管理员夸奖没事的人，因为他看到的是事做不成的人。于是，管理员训诫做事的人，因为他做不成事。一些没事的人总是没事做，一些做事的人总是做不完的事，一些没事的人滋事闹事使做事的人不得不做更多的事。结果，好事变坏事，小事变大事，简单的事变复杂的事。

我自始至终靠学习中工作，应做的事就做，能帮忙人做的事我也做，能够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从入马来西亚日报工作到离职那一天，时逾卅年，是长期服务者之一。



5

与报纸有不解之缘

在诗华日报工作了一年半后，跳槽到一墙之隔的马来西亚日报。刚踏入诗华日报之时，马来西亚日报的社址正出版著砂州日报。不久砂州日报停刊。过了数个月马来西亚日报才诞生。

新报纸要出版，登广告聘请了许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我也曾写信去申请，可是没有获得回音。报纸出版了，工作人员已聘定了，音讯全无。可是事过多月，有一天突然获通知约谈，还出动了多位高层人士，并由董事长亲自面试。使我有点受宠若惊。这些高层人士当时都是我心目中的大人物，通常要求相见都不易。今无需写信申请还约见面试。结果「重金」礼聘出任马来西亚日报地方新闻版编辑。所谓「重金」是比前者高出逾百元的薪资下聘。在当时商界尤其是报界，资方会加上百元的薪酬，至少要好几年，因为很多公司，不是每年都加薪。若是官

方，较低的薪金制，每年加薪也只介于廿元至卅元之间。于是我当场同意，惟需向前者提出一个月的辞呈。面试者原叫我第二天即上班，但我不能接受，我坚持要辞呈一个月，若有问起，我就坦白说去隔壁家上班，我认为以后每天上班就在附近，来来去去肯定会到碰面，无需骗说去其他地方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跳槽，但也是最后一次。虽然其中也有多次萌生去意，但都不得要领。

七八十年代是木材业黄金时代，许多木材商在本地伐木，也往外地发展，去邻国印尼更不乏其人，步入该行业的收入，羡煞了不知多少人，工作人员待遇普遍上都比一般行业高出许多，高级职员更不必提，年终花红五、六个月是常事，有些每个月还可领取生产利润多少巴仙的抽佣。非常诱人入行。

有一次被友人怂恿，大胆地走入一个大老板的办公室去即席面试。由于在报界混了一段时日，大老板也认得出在下，他不做正面的面试，闲聊一阵后，只嘱我回去问董事部中一名成员叫「五哥」可不可以放人，我知道机会非常渺茫，放弃了该念头。

又一次向另一位木材商提及，明说有意换一换环境，

也想到木山去看看，这位仁兄与我们董事部多位成员有密切关系，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报馆也需要我，我是不能走的。他一点考虑也没有，直接拒我于千里之外。

事隔多年，诗华日报负责人在一些场合碰头时，还相邀再返回诗华日报，我跟他说过要是干报业此行，跑来跑去都一样，那倒不必，要是介绍到木山营去见识见识，还有考虑之余地。

另一份外地报章，也曾相邀加盟，而遭我所拒，可见对报业是有一份不解之缘。



6

经一事·长一智

马来西亚日报开办时，诗巫已有两份华文日报，除了诗华日报另一份是砂罗越商报。当时，市民群众读者，把马来西亚日报列为右派报纸，砂罗越商报属左派，诗华日报则是中间稍偏左。

当我应征面试时，报馆的负责人都没有告诉我，报纸的立场，应从那个方向走，那些应如何处理，那些不该理，那些可以连理都不理，那些应特别照顾，什么都没交待。第一天上班了，还是没有交待。

第一天到诗华日报上班，我就携带录取的函件，找面试时的报馆负责人，即由他带领到编采部介绍一番，有个座位坐下，即开始工作。在诗华日报时是担任国际新闻版编辑，也许无需知晓报纸的立场，或认为与编国际新闻版无关。



第一天到马来西亚日报，由于面试时没有交待向谁报到，我按诗华日报上班时间，走入那又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那是每天经过的地方，个个都是熟悉的面孔，他们也认得我，我也都认得他们，也许他们也知道我会来上班。我路经底楼，见到已上班的营业部员工。楼下后半部是印务部的印刷机，二楼是印务部的排版部与排字部，编采部与诗华日报一样设在第三楼前半部，祇有四张办公桌，都未坐上人。过一会儿，副刊编辑来了。他告诉我还要等一下，总编辑才会到。

当时报馆地方新闻版的主编，同事都认为是总编辑。外界更不明白，也分不清楚，为什么又总编，又主编，又主笔，这位来自读者认为是左倾报纸的「砂罗越商报」主要负责人，来编读者列为是右派报纸的「马来西亚日报」地方新闻版，而且还未辞去前者的职务，当时有谓左派报章的社长兼任右派报章的总编辑，在报坛一时也传为佳话。

当我来编地方版编辑时，编采部除了总编辑外，就只有一位副刊编辑，一位国际版编辑和一位记者。当时一位记者除了写新闻也兼拍照及冲洗黑白照片。初创刊时，星期日无报。到出版星期刊时，编采部人员仍照旧未增加人手，星期日的报纸张数较少，由我与国际版编辑轮流负责。恰好轮到我休息日，有一则新闻发生了问题，引起了

高层非常不满，下令调查。那天晚上不是我值班，那则新闻与我无缘，我无需负责。据那位国际版编辑说，他见到了该则新闻，即请示总编辑，总编辑没说二话，就交回发稿，于是就刊登出来了。

当时连身居高位的总编辑也不知高层的意思，也不知报社的立场与政策，也难怪我们这些小编编辑，并非他们肚里的蛔虫，怎知他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只晓得经一次教训，学一次乖，也就是经一事，长一智了。



7

无米之炊之感受

马来西亚日报刚开办时，规模很小，工作人员也少，编采部编辑加记者只有四五个人。当年没什么年假制度，除了公共假期与休息日，只觉得大家每天都工作著，好多年都没请过假。有一天其中一位同事突然要往外埠去奔丧。初时还以为顶多只需要三两天，举殡后即上班，岂知习俗规定七天，头七后才回来，另一次，有位同事工作上出了差错，被停职查办，这个一查又是多天。

当时我也只是普通地方版编辑，可是时间一到，排字房同工，就到编辑室向我要稿。由于时间已不早，也没有其他人手，我就国际与地方新闻版同时编，一编就是好多天。我想当时我自扫门前雪，不管其他版面，当晚会乱到什么程度，我不敢想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要求公司要派人手来帮忙应付，我也不知道公司为什么没主动派人手来。

编辑工作不是随时任何人可以替代的。新闻记者天天写新闻，也不是随时可以坐上编辑台。副刊编刊天天在编辑室，也不是随时可以编新闻版。

我们小报馆人员不足是当时问题，有时还遇到新闻稿源之困扰。六七十年代，诗巫没几条街道，人口不多社团也少，只一个记者一天也采不了多少则新闻，通常保留两个版面给地方新闻版，每天晚上总得把两个版面填满。绝不能空著版面出版。当缺稿时总是想起那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谁把编辑老爷喻为厨师，真是最恰当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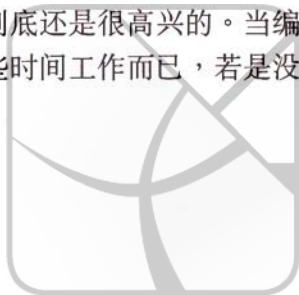
有一天，我们诗巫总社唯一的一位新闻记者，快下班时对我说今天非常静，一则小新闻都没有。另一方面又获告知，今晚古晋飞诗巫的最后班机取消没有飞。当时我们在古晋还未设立办事处，但却聘有一名全职记者负责古晋区采访新闻工作，每日所采的新闻都靠最后一班机寄来诗巫。除了古晋外，泗里奎有一位通讯员，只能替你写一些要点，以及一些图片说明。其他地区，并非强区尚未发展。因此每日的新闻只依靠诗巫与古晋两地。

古晋地区较大，稍勤奋的记者，每天写一两则新闻都不成问题。当时通讯不发达，没有手提电话，传真机也还未面世。若古晋记者也不知道寄稿的班机取消，晚间无法联络上，那今晚只有望著编辑桌兴叹，可是明天的报纸还



是照样要出版啊！不过古晋记者都非常负责任，也非常关心每天傍晚的最后班机，有否正常飞行。

当古晋最后一班机取消后，古晋记者就要通过电话，把新闻稿一字一字念了由我写下再编排。由于编辑部没有人手，其他同事都各司其事，均不能代劳。有一次有位退休教员恰好到访，看到我听电话写新闻，速度之快，猛赞不已，我听到有人赞美，心里有甜丝丝的感觉，在忙碌工作中，有人赞美著，到底还是很高兴的。当编辑有稿件多编两版，还只是多花些时间工作而已，若是没有稿件，可要费很大的心思了。



8

「砂华」与「马报」

一九六八年底马来西亚日报创刊面世，刚好赶得及一九六九年全国大选。全国国州选举五月十三日投票。砂州因交通不方便当时要分多天投票，乡区先投，最后一天才轮到市区。西马投票结果，发生五一三事件导致本州选举暂停，展延至第二年，另订日期投票。

一般民众都认为此次「马报」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会为其创办人林鹏寿大肆宣传，成为他的政党「砂华」的喉舌。也有人猜测林鹏寿这份报纸，只为选举而办，选举过后即关门收盘。然而猜测归猜测，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身为「砂华」会长的林鹏寿，没有提名竞选。

五一三后，州选举活动停止，宣传也告一段落。由于西马局势影响，第二年州选举期间，全面禁止宣传。报纸在选举期间，没有选举新闻少了许多热闹。但也省却了许



多麻烦。

州选举后砂华的政敌，砂拉越人民联合党（人联党）也加入组织州政府。砂华是一百巴仙的华人政党，人联党也是以华族为主的党，大家都标榜著能代表华族的政党。只是以往一在朝一在野。砂华在朝被冠为右，人联在野，当时确是有许多党员具有左倾思想。原本势不两立的「左右派」两党，现共同在一起当部长排排坐，一起为民服务，没有了朝野之分。

七十年代，诗巫社团较少，华团董联会都还未成立，连砂拉越大厦，金地大厦都未建起，遑论其他较高的大厦了，于是民间新闻不多，官方新闻处还会提供新闻稿，马报与其他华文报没有两样，因稿源不多，新闻处的官方新闻几乎全部刊登。尤其是华族部长新闻更以显著的版面刊登，不分砂华或人联党。

林鹏寿州选弃选后，就淡出政坛。随后辞去砂华会长职后，再也没有组织其他政党，也没有加入其他政党。砂华的部长与人联党部长一起在内阁共事不久，砂华就宣布解散，部份砂华党员也加入了人联党，也有披了人联党的战袍出战，胜选后出任部长职。

大选过后，马报继续出版，砂华解散后，马报也没有

停刊。而且还不断地发展，也跟著时代进步而投资，从初创时期的铅字排版印刷，到最后的电脑排版及彩色印刷，其他报纸拥有的器材，马报也不落人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能以彩色的版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马报一路走来，人来人往，新人换旧人，不知几许，惟其主要的领导却变动不大。在众多的员工中，有左倾，也有倾右，有些非常关心党务，也有些也非常热衷于反对党，中立者不理政治者也不乏其数。当然教育程度不高的小职员，根本不理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什么是政治也免谈。



9

小报馆的「老总」

六七十年代，诗巫不是一个很大的城镇。人口十来万的小小城镇上，却有多间报纸竞争著，除本地两家（初时三家）在出版外，还有英文报，以及多家从西马与古晋等地寄来抢滩。

像如此小的小城镇，所办的报纸，只能说是小型的报纸了。小型的报纸意即出版没多少张数，也没多少的报份，工作人员也不会太多。

可是，一间报社，不论大小，都要有总编辑（老总），一样要注册，一样要负起法律责任。尤以报章毁谤案，老总即是首当其冲。当事人可提控任何人，也可以选择控告，唯独不能漏掉老总。有一次本地有一家报社被控上法庭，只老总单独出庭。

我国对文字毁谤判决，好像特别重，西马有一宗文字赔偿名誉损失达几十万元。过去古晋也有一宗文字官司，败方无法偿还所要求的金额，结果报纸也不办了，将该份报纸的出版准字赔给胜方。

虽然说我国有新闻自由，老总一听到诽谤官司，心中总是毛毛的。许多读者都不知道文字官司的严重性，还以为在来稿注明「本文不代表本报言论」即可脱罪，或有些人说他可对该文章负责，他可把他的登记证影印存案，留下电话号码可以随时跟他联络等等。可是法律还是法律，你的保证与负责，当然也会被控告，可是老总却不能豁免。具有诽谤文字的稿件不能刊载，不可转载，不可复印，不可传递，规定多多，报章的老总要负起全部的法律 responsibility。严格说来，派报员派送传递也要负责。

一九七二年我好像就被公司注册为这张小型报纸「马报」的总编辑（老总）。

大报与小报的老总，除了需负全部法律责任一样外，在工作上也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大报的总编辑手下还有执行总编辑，副总编辑多位，另有新闻主任，助理总编辑，编辑主任，报馆越大，工作人员当然也越多，高层也相应多人领导。可是像「马报」这样的小报章老总，要亲自编那最重要的两版地方新闻。



一个编辑编两个地方新闻版，若稿源充足下午编一版，晚上再编一版是有足够时间与精力。若下午没有什么稿，全部堆在晚上来做，届时你就要有对新闻热衷的「死命赶」了。

我们常常都在忙中有错之情形下出了问题，当你在被催促下，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中，疏忽了，忽略了，就这样出错了。因小报馆，记者写好就直接交给地方版编辑，没有先经过新闻编辑或新闻主任一关。老总要亲自审稿，改稿，做标题，甚至要分稿到其他版。小报馆的记者，尤其是刚聘请来的，学校刚出来又非科班出身，还要老记者或采访主任慢慢来训练。有些记者也与一些读者一样，以为我们民主社会的国家有言论自由，有些更有侠义之风，好打抱不平，要仗义执言。认为要这样要那样，常感觉老总太软弱，没有骨头。当事情发生后，最好老总或上司要保护他们不能出卖他们，不能说出撰稿人是谁。

至于大报与小报馆的老总待遇会差多少呢？可别去猜想，也最好别去了解。

10

崎岖之路我独行

离开学校返回小镇家乡的农村，经过一个月寻觅找工作，还算顺利，就踏入诗巫诗华日报担任国际版编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马报」创刊，应征不获回应。第二年三月期间才获通知面试，条件谈拢，四月一日即转到马报改编地方新闻版。

约过年余，「马报」从原来一周只出版六天，改为每天出版，星期日报纸版面较少，只需一位编辑。我与国际版编辑轮流负责，公司决定两人津贴相同。非照月薪比例，对我来说会稍差一些距离，对另一位国际版编辑较合算多了。

一九七二年，公司把我向有关当局注册为总编辑，地方版新闻照编，由于采访部加多了一个人手，星期日编辑



的工作，就无需轮流，改由采访主任负责。于是我与国际版编辑及采访主任三人，获得同样价码的调薪。大家一视同仁，总编辑也无例外，对出任「老总」的礼遇逊多了。

一场火患，营业部与编印部分隔，采访部人员不多，也随编辑部搬至工厂工作，编采唇齿相关，一路来都属隶「老总」管辖，虽曾搬回营业部楼上，但仍离不开与编辑部的关系。还是由老总负责管理。

制版部与编辑部也是有密切关系，因为那些版要与那些版配合，那些员工是上早班，那些上晚班，工作上的分配与分工合作等人事之安排，公司认为老总也要予以帮忙。老总就开始帮忙管理制版部。接著排字部与编辑部也不无关系，每版的稿件，都是由编辑发稿到排字部去检排。七十年代初，报纸是铅字印刷时代，报纸上每一个字，都是由员工一粒一粒检著，再由排版员排成一版一版才拿去印刷，其中过程有检字，铸字、散字、排版、拆版，纸张出版越多字粒也用得越多，有时印好的版，赶紧拆了，字粒重新散回字架再用过。由于时间紧迫，常造成手民之误。尤其是广告方面，敬贺变敬挽，敬挽也变敬贺，女婿也与岳父文订之喜之乌龙。新闻内容字粒不够用时，用一些符号代表什么字，有些字旁边括个狐，注明还有人旁或木旁等。

因此排字部，公司也给「老总」管理的任务。虽然当时有专职的工厂经理，「老总」只是协助管理，却也需费一些功夫，尤其是忙于编辑工作时，经理常有事相商。由于协助管理，也无要求分文津贴。

增加了管理员工事宜，且需要安排员工上下班之时间表又复杂了许多。「老总」的责任又多了一些。



11

乖离了原意

报纸除了每天报导新闻外，每天还有许多副刊。不一样的副刊迎合不同的读者。为了满足许多读者的口味，我们设法寻找最适当的资料来刊登。因此，有人说，本地的报纸，每间刊登的新闻都是一样的，只有其各自的副刊才不一样，那才有看头。

到了八十年代「马报」很多人投稿，一星期刊出一大版，还剩稿一大堆。许多中学生也非常踊跃写稿，因而「马来西亚日报」开辟了青年的文艺版，又辟了中学生园地版，而后小学生的习作，又欢迎学校老师批改作文后投来。每一星期刊登一版刊不完，改为每星期各刊两次，如此就成为砂州文艺副刊最丰富的一份日报。当时我们认为青年或学生们，能拿起笔来写稿应该给鼓励，肯定会比到街上去游荡的好。而且我们也认为学生们的作品，若能在报上刊出，不仅让作者雀跃，同学、老师及家长、兄弟姐

妹、朋友们，都能分享他们的喜悦，间接对报纸的促销是有帮助的。

后来，我们也想每个月各给独中一个版面，刊登他们学校学生的作品。而且还可以发出一点稿费，给予鼓励。这样间接地也帮忙较清寒的学生。学校一年到头都有华文作文课，只要把这些作文由老师改批后，重抄一遍送到报馆即可，这些稿源绝对没问题。结果与想像中的问题，迥然不同。有一间学校是由学生自己写了拿来刊登并不是例常的作文稿，没有经过老师批改，有一两位学生的稿件特别多。稿源也不正常，学校考试到了，就不写了，到了学校假期，更不见踪影。有一间学校，老师竟自己编好一整版宣传稿送来，让我啼笑皆非。替学校作宣传，是要收广告费，这与学生习作，文艺创作，风马牛不相及，报方怎能接受。

除了这些文艺副刊，一些文学爱好者喜于舞文弄墨，我们也开辟了一些方块专栏，提供些小品，评论文章给爱好者，并在经济能力的范围内，给一些稿费。可是有些作者也乘机借题发挥，口诛笔伐，猛抨些心中不满之事，当稿件被拒时，又抱怨尺度订的太窄，骂的不过稳，于是也指桑骂槐，影射讥讽，有时提供版面的报纸，也遭受到同样的「礼遇」。



另外我们也提供版面，给一些特定的团体，当提供版面时，都约法三章，是在某种范围的文章才能刊出。然而时日一久，常会乖离原定的规则。

很多人不了解，报纸版面是非常宝贵的。报纸若能提供版位给发表特定的稿件是非常难得的，若还能够发给一些稿费更应好好地珍惜。报纸所给版面，并非意味著你可发表任何文章。报馆本身还是需要给予监督的。



12

少见的大相机

报馆常常有人来参观。尤其是在年终学校会考考完试后，老师乘未放假之前，带学生来见识一下，增加对报业的认识。偶而也有其他团体到访，后来也有学院生来研究报业，看报纸制作流程。

有团体来参观，报方偶而也会拍张照片，刊在报上。有时我也亲自带领访客参观讲解。通常记者较喜欢拍张团体照交差。说实在话，像此类参观，顶多刊张照片应应酬，而且记者每天都在报馆，对每个部门及工作流程，可说了若指掌，也无需跟随，浪费那么长的时间。

有一天，一个工作了十余年的记者，跟随著我带领学生参观。虽然他无需详细听，但却意外地发现，在报馆工作了十余年，竟没有走进柯色房（暗房），而这个房间，刚刚走进，当眼睛还未适应时，确是伸手不见五指，而且

还有那么大的照相机，跟他所使用的相机相较，真是大巫见小巫了。他发现原来另有天地。

学生来参观，大多数是走马看花，有时来了不知多少班级，整百人挤在一起，虽然我们也分成两三队，总是只有兴趣的前面几个，紧跟著解说者，会略知一二。有些没兴趣的，听不到我们解说，更不想挤到柯色房（暗房）那有限的空间，许多参观的学生，也没见过那么大的照相机。若是暗房正在工作著，那更不方便给大家参观了。

很多人也都参观过报馆，但都只是走马看花，真正想了解工作流程者没几人。

即使在报馆工作多年的员工。没有参与其他部门工作，没有去了解其他部门工作的情形，对整个工作之程序，也只是一知半解。

于是，过去有人说，一个人在报馆首五年只是白忙一场的渡过。任职了十年，才只是刚刚入门，若是能胜任廿年，那将是稍有成绩。若能挣扎卅年，才算已经及格，若拼搏了四十年，那就成熟稳重了。能够在报社了生存五十年之久一生奉献给报社，那是一个老报人了。

于是在报坛上找口饭吃的，有几位可称为报人。有的

人是出资本办报，人不在报社，报社却生存了几十年。有些人在报社工作了一辈子，告老退休，但并非担任重要的领导职位。也有些人与报纸结下不解之缘一生为报纸奔波，派送报纸给订户，能被誉称“资深报人”？。

报馆大小有别，工作人员有多有少。不过其工作流程是一样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很多人也不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情形。



13

重要相片失手了

有一年农历新年刚过第一天上班，还带著喜气洋洋过年的气氛，同事们碰面纷道恭喜发财，新年进步，互贺新春如意。亲朋好友相见，三句也不离谈过年。突然有一位记者告知他在拜年时，拍不到那张报馆所需要的重要人物的相片。如此一来，过年欢乐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忙著想办法如何去补救。

其实，说起来站在报社的正确立场，那些照片，可有可无，并非很重要的。可是在一些人来说，那就非同小可。

那位记者说，那天他在那儿鹄候多时，不见大人物到来，为了三急，转身去方便，说巧合就那么巧合，一转身大人物即驱车抵达，就这样拍不到那张“宝贵”握手的镜头。

紧接下来，该大人物又去另一个地方，他有司机开车坐在大房车里，风驰电掣地在公路上呼啸而去，该名记者骑著小型的摩多西古想在后面追赶，那知，片刻之间大车背影即消失在前方的转弯处。当摩多西古开到了该转弯处，大房车绝尘而去，留下滚滚而来的尘埃。当摩多西古抵达目的地时。大房车却早已抵步。还正想离开呢，又拍不到另一张认为很重要的相片。

又有一次，有一项官方节目在乡区举行，有位政要通知派位记者跟他一起去采访。并言明可顺便搭他的交通工具一起前往。

我们特地安排一位较资深的记者前往。

午后即接到来电责问，为何没派记者去采访，还说是否他的交通工具，不配运载你们报社的记者。当时我被责问，无言以对，只有等该位记者回来后问个明白。

原来那天的官方节目，新闻处也有派人前往，而我们那位记者与这位新闻处新闻官非常熟稔，而且新闻处也备有交通工具，就一拍即合，也有个伴同往，可真是求之不得。谁知与这位政要抵达的时间不吻合，而错过了那“可贵”的镜头。

说真的我们的采访记者，若不是非常熟络，也真不想与那些达官显要同舟共车。除非迫不得已，只有那唯一的交通工具，非坐不可。

我们知道，在很多场合中，一般普通人士，都不愿与达官显要在一起，也不喜欢与他们同桌。倒过来说，达官显要也不喜欢也不要与普通市民一起。即使是同事之间，上司与下属也都还有些鸿沟，大老板与小职员更不必说，非不得已，都避之则吉均不愿同餐共桌。

宝贵的镜头，稍纵即逝，只一刹那之间。报纸每天都需要宝贵的新闻相片，尤其是精彩，最好还是独家的，那价值就非凡，一般普通的新闻相片，也需予以配合，方能编排出一版又一版的报纸。当然，若只是少一张可有可无的相片，对报纸的损失不大，若开罪了达官要人，则划不来。

14

过期的药物

有一次，我们有个同事去看医生，看完病后，医生跟他说，今天这种药缺货，你可去街上的药店购买，并嘱咐一星期后再来复诊。

一星期后，这位同事去复诊，医生见他的病情毫无起色，于是问他是否用错药。该同事说去药店买药时，刚好那种药已卖完，而以另一种药物替代，该同事还带了那替代药物给医生看。

该医生看了该药物一时愕然，他说这种药物早已禁用。为何还在出售。他跟我们那位同事说，可以控告那间药店。该位同事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采访部。

编采部同事都喜欢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似乎是他们职责，立刻写了一大篇报导。编辑部特给我过目，结果过不

了关。编采部均有微言，咸认我胆子太小，一点小问题都不敢仗义，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还登什么。他们都认为当事人在场可作证，而其手中还握那过期的药物，人证物证均在，为何不敢检举卖过期药物的商人。

我只好告诉他们，证据还是不够，不能检举，若上法庭起诉必然输定。唯一可以仗义执言，只有透过那位医生的口说明那个牌子的药，在我国已经被禁用。医生可以通过我们的报纸告诉广大的读者，那种药物不可再购买使用。不然就是有十分把握当场查出卖禁药证据，但谁替你出头，如此，你奈他何？

我跟那位同事说，你有没有证据佐证，你那个药物是在那一间店购买的。那间店有给你发货单之类吗，单内有无写明该药物的名称。假如一张单据都没有，你直指在该店购买，他们可以一口否认。我们肯定输，败诉的后果是要代价的。

我们知道我们通常在街上购买一些物品，在现金交易下，从来都没有什么单据，尤其是在一些门市店面购买几块钱的小东西，还了钱拿了东西就走，而且很多商店货物出门还恕不退换。即使可退换，也要换等值的东西，绝不退货。所以缺少了在那间店购买的证据。

因此，我再三提醒记者们，新闻的正确报导，要求证再求证。当新来的记者第一天上班，我常以车祸现场作比喻。在车祸的现场，常会看到受伤者或已死亡的人，横在马路上，一动也不动被载走后，看热闹的人，有的会说刚才车祸撞死人，若不求证，你怎么知道是死是伤而已。



15

从最高层转来的投诉信

有一天，一位高级职员从董事部那儿转来一个大信封，董事部的一成员还说，不知可不可以交给我，因为内容涉及编采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让我知道，若是能改进的地方，可以予以研究或将它改进，若是有些误解，也可以给予解释。

大信封内，除了一封长信外，其余是一大叠的剪报。剪报中多处用红笔勾出，另也写上注解。不是内行的人，一看也知道那是批评指控及责备等行为。意指那些编写的不好。编排失当。把这些错误，或不理想的处理，告到董事部。

董事部接到这些投诉不知作何感想，我无法知晓。惟始终没有约我谈话，只是交给一高级职员，说声不知可否让我知道，可不可以交给我看。

我们知道能够指出报上的缺点，肯定对报纸的处理相当熟悉，是干过这一行的内行人。假如不是报导错误，而会懂得编排美观、处理不当、还会提出批评、指控、那若不是采访部的人，而是当过编辑的人，是对编辑有一些经验的人。

早年干过报业这一行，当过编辑者寥寥可数，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更少之又少。当时的编辑老爷大都是由采访记者升任，有些甚至还兼任。

当时报社的编采部人员，可以说都是在职训练而成。一位采访部新人第一天上班，就由旧同事带著跑，若无采访主任职位之设，旧同事就从五个W，一个H教起，如何拿新闻写作之技巧，如何采访各类静态及动态的新闻，再教照相机上的光圈和速度，暗房冲洗菲林及相片的时间与技术，更重要的是拍摄相片的角度与对象。写作能力强，编辑还能节省一些时间改稿。若编辑不详读全文，只看了前面一两段导言，就打标题发稿，一些问题就产生了。

当年报社较喜欢将记者升任当编辑。若是一位新人直接进入编辑部也只能从副刊学起。就是由资深记者升任编辑，也要其他老编辑教导如何制标题，在铅字排版的时代，几栏配几号字，要配多少个字都要算到准确无误，因

为多一字或少一字，排起来长短不齐。大小不一又不能突出其主题，标题不能均匀分布在版面上，就失去其活泼与美观了。

该封信封袋里的投诉与剪报上所指出的缺点，是有其道理在，只是那些编辑及排版的工作人员，还未训练到理想之要求。



16

开罪了友人

报纸刊登新闻都力求一百巴仙正确无误，没有一间愿意乱登，乱乱写。偶尔有时有所出入，大多是消息来源不准确，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没有进一步去求证。有时是记者一时大意，有时以为仗义执言被人欺骗，有时更是被人故意陷害。有时被利用还不知晓。

新闻登错了，麻烦多多。轻微的小事，澄清更正可了事，然报纸太常澄清更正，也不怎么体面。若碰到严重者百辩不得其解，对方得理不饶人那就有好戏上演。

有位生意上的朋友，我们大家在出门时碰头多次，还多天在一起聊天，越聊越熟。有一次，因宗交通意外的新闻，这位生意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来，说了些不好听的话，一时我不能接受，曾经在一起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的朋友，那些话怎么会从他的口中讲出。我也万万想不到，一则交

通小意外新闻，会严重到如此地步。

有一位是我认识多年的社团领导人，虽不算深交，但在很多场合都会碰头，相见大家都会互相问好，互道平安，可是有一天突然脸左左，连理也不理，故意避而不碰面，我知道事有蹊跷肯定又是那一则新闻得罪了他，果然不出所料。过几天他与我家人提及，我差一点害死了他。他的饭碗差一点被我砸破。

在报界混了多年可认识了不少人，但却也不知道得罪了不少人，得罪了人若肯说出来还好些，若只是一场误会，直接给予说明白，或有些难以启齿者还可托了人说项，还可以有解决的余地。若不说出来，只在背后猛刺，那就更惨了。

有一位我颇尊重的老伯，他对我成见很深，我始终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通过友人想向他购买一些物件竟遭拒绝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在他的心目中，印象如此之差。

物件买卖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一方要卖一方要买，价格谈拢即成交，应该卖给谁都一样，谁先讲妥价格，谁即可先得，应是没有选择顾客来卖。当然货在物主的手中，卖不卖是由物主决定，他不卖给谁当然也有权去决

定。可是那些物件并不是抢手货，可以吊起卖的东西。而且据我所知那些物件，当时并无其他人想要购买。

这位老伯从来也不直说，一路来我只觉得，他常对我所管理的部门有所不满，常做不客观的投诉指编辑太早收工，编辑部晚上九点已不见人影。工厂管理散漫等。当年晚上八九点是编辑部最忙的时间。怎么讲人家也都不相信，只是投诉归投诉，则不影响我的工作与职务，也不予以追究。



17

解答问题

七八十年代报章辟有读者信箱之类的版位，由编辑记者们来解答读者来信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罗万有，奇难什症都有，每周出版一期，每期拨出整版都刊登不完，来不及解答刊出，反应良好。初时有些读者存疑，曾问及是不是编辑自编自答。

有些读者因其来信见刊登，其问题未获解答，而直接打电话来要求解答。

当时的读者问题，也都非常简单，有些也非常幼稚，最常见的问题是爱情的问题，编者也只是凭自己的直觉或经验去解答，显然是爱情专题的顾问。因为也没有投诉说或答的不对或答的不好。

曾经有位女读者打电话来，恰好由我接听，我不知道

对方是谁，我想对方也不知我是谁，我想她肯定我不知道她是谁，因此她所发问的问题，非常大胆，也非常自然。

由于是通过电话，不是面对面谈，有关性问题肯定谈的比较自然比较大胆。该位女读者，是因丈夫有了婚外情烦恼不已，于是就打电话来问。她坦白的说，她的丈夫已是半百的年龄对房事要求不高，说更澈底一点简直是无能为力，为何还会去搞婚外情，而且她说她的敌手一点也不美，为何会让她的丈夫那么的著迷，于是她一直想不通。如此突然的问及我一时也想不通。

有一次，一位廿出头的青年人，突然到访，他说我曾在电话中替他解答过问题。我是因为接过不知多少个电话一时之间不敢否认，也不敢承认，在电话中跟那么多人谈过话，我不记得曾说过什么。这位青年说他是中了什么邪术，要我帮他解脱。他还说是我将他下了降头，非要我，解救他不可！他说他在电话里听我说过解铃者还须系铃人，他说我是系铃人。于是特地找上门来要我解铃，我不知道有否讲过那句话。

这位青年长得眉清目秀，衣著也很整齐清洁斯斯文文，百份百的书生型。当我问及他家庭状况后，原来他还是一位富家子，他家是在小镇，而他的父亲是在小镇开店做生意，全家都在店里帮忙打理生意，他念完了中学就辍



学，他说他的脑子整天都是那些音乐声音围绕著他，使他不胜其烦。在言谈之间，他突然停住叫我仔细听，又有音乐在响起。于是我才知道他的脑子出了问题，神经出了问题，精神出了问题。

这位青年来了好多次每次都跟我讲同样的问题，来了多次，我也觉得不胜其烦，尤其是在最忙碌时刻突然到访，我真不想接待他。

最后一次我叫他去看医生，多花些时间在家里店里帮忙家人工作，家里的人一定会高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我的话，是否去看了医生，不知道他的铃已解了没有。那次离开报馆后就没有出现过。可能他已找不到了我。

18

手民误植

马来西亚日报出版了约四、五年，在一个公共假期的夜晚，发生了一宗小火患。不久之后即觅工厂搬迁，印刷及编辑部，搬至工厂与营业部分开。

旧有的社址营业处店屋，受租户法令之约束，法令未废除之前，租金不能起价，租金之低任何人都不会退租，有些当二房东靠再租的租金，均能养活一家大小。马来西亚日报营业部的旧店屋，长百尺，还坐拥三层楼的空间，后来废除了租户法令，店租也未做大幅度调高，因此马来西亚日报能单独使用该店屋，自始至终第三楼除辟一小会议室外，大半部均空置著，采访部原已迁至工厂与编辑一起，后因二楼租户退租，又迁回营业处。

马来西亚日报初创时，贺挽词最便宜一框只收费马币三元，而且刊期还是以一个星期六天计。若是在贺挽词中加一名，只收费一元。当时结婚喜酒没有「礼仪敬辞」，



不过大家都是先订婚，亲友们吃了订婚宴，就会到报社登贺词。挽词也一样，多是读者客户自己上门刊登。后来有读者也收了其他朋友贺挽词拿来刊登，因为有一定的数额，而提出要求折扣，结果收多了，折扣累积也多。

到了八九十年代，许多婚娶没有先请订婚酒，而改为直接办结婚喜宴，而不收贺仪，请帖都印上「礼仪敬辞」。为了不让非职员专美，报方的营业员也都出动，直接到酒楼去招徕贺词。那寿宴或丧宴等都有专人到酒楼去代写。因此，自动送上门的广告就日渐式微。

有广告贺挽词送上门每间报社都欢迎之至，于是也助长了非职员自由业的广告员产生。当然如此方便了顾客，但也造成这行业非常竞争。有关方面若不喜欢如此作法，或刻意让友族去挡驾，作选择性不受欢迎之人物，就减少一小部份竞争。

诗巫通常喜宴分午宴与晚宴两梯次，不过不是每天都有。但却是有规律性。很多出外工作者，到了过年都回家团聚乘著大家都在家，则举办喜宴最恰当，儿女为父母做寿，宴请亲戚朋友也刚好都可以回乡过年，导致过年时或年前年后酒楼特别挤，有些人半年前就预订酒席，惟恐临时订不到位。于是营业广告员们欲知谁有娶媳嫁女或是大酌小宴，只要向酒楼打听，即可知一切。

这些贺挽词带回营业部抄正后，才送去工厂排印。马来西亚日报初期工厂较近些，但不管近或远，在传递上，截稿时间的延误，工厂与营业部之间的联系，常会脱节，在赶时间出版，在忙中常手民误植，姓名错植常有，相片对调也常发生，若只是名字错，还只是小事，要是寿比南山，换来一个福寿全归，寿庆变千古，就非常难能获体谅。还会有人责问不知是否是故意的。



19

抄袭的稿件

编采部历年来都有好些人来走动，走动。有些是来找编采部同人写新闻，有些是已写好稿送来刊登，有些是看特定，有些是朋友纯粹来聊天，有些希望联络感情有些又是另有其他目的，各怀他们的鬼胎。

有位年轻人，长得眉清目秀，看样子十足是读书人，穿著也非整洁，看起来十分忠厚老实，不像是七古八怪的人。他常常拿稿来刊登，稿件内容，也非常适合报纸刊登，字体非常端正也没有什么错别字，编辑部最欢迎这些稿件。

这些属于特稿之类稿件，还带有一点农业耕种的知识，不但编辑喜欢，读者也喜欢，尤其是有涉及农耕的农民或庭院中有种些花草果蔬的市民，也都喜欢作为参考，我们编采部的编辑，有时碰到今晚刚好缺稿，那是正好派

上用场。

这位年轻人，没有要求给稿费，不过当年也还未有给稿费的制度。就是如此登了好多次，有一天我们收到一份有关农业知识之类的刊物，这份刊物可在某个地方免费索取，而且还可以自由转载，为宣传。原来这位年轻人都是从这份刊物中抄来的。

这位年轻人后来知道，我们不要再刊登他的稿，从此之后他也不抄了送来。

我们不明白这位年轻人的动机。初时还认为这位是年轻有为的青年，而且是喜好写作又有专门知识，还原想网罗训练他，将来成为一个编辑或记者都可以。可是当被发现那些稿件是抄袭后，他也不好意思再来。

过了不久，一则新闻报导说，有一位青年，在某个场合冒充是某个政府部门官员，大谈其行政经验，好多市民信以为真，不知如何露了马脚，也不知在那儿出了问题，新闻报导出来赫然发觉，就是这位曾经投稿的青年，还是一个大有问题的青年。



20

无意中兼了差

有一天诗巫新闻处一名高级官员到编辑室来找我。当年我们报界与新闻处关系非常好。我们常互相往来。新闻官来报馆坐坐，或我们到新闻处去串门子，早已习以为常。

再说，当时新闻处还供应大量的官方新闻及图片给报馆。许多官方的新闻，部长的行踪，高级官员的来去都由新闻处提供中文稿给华文报刊发，我们小地方常闹新闻荒，在稿源不足之下，还盼望今晚新闻处会多一些稿件。新闻处为了上情下达，也做尽了功夫，若逢立法议会院会，晚上还不断地从古晋传稿，再抄正后给报馆。

这位高级官员那天带了一份他们出版的小报纸，那是一份比普通报纸小一半的四开报纸，一个月才出版一次，每期只出版两小张。我接过这份名叫「大众报」的小报

纸，详阅一番，其实早些时，我们也不难阅读到它。那是政府宣传品，把一个月的官方新闻，重新归纳，简单扼要地把它整理，重新编排，再配合些副刊，文艺创作以及评论等，冀能更有效地达到宣传政府政策的目的。

该官员告诉我，该份报纸原有的两位编辑提出了辞呈，而要我帮忙找一位编辑，能负责该报出版，不致于停刊，要我给他一点意见，并问我到底难不难，只编这样的小报纸，我发觉他有一点焦虑，而且一时要找一位合适的人选的确也不容易。

以我的经验一个月出版那一小份报纸，并不难，于是我毛遂自荐，我可以帮他忙。不过我告诉他，不能限制我上班的时间，但我保证能够在规定的日期出版。我纯以兼差的方式帮忙，不希望会影响到正行的工作，也不希望他会给很多压力影响到我正行的工作。他也跟我申明，那只是暂时性的，若有适合的人选，他将聘用全职的人担任。

我兼任了该报编辑工作一段日子，该官员传达了加薪的讯息，我告诉他说，我只是兼职，有无加薪实无所谓，可多加另两位全职的同事。当他向上级报告时，那上级还说怎么不加薪，是不是工作表现差，要停止加薪作惩罚。我原想只是兼职，工作时间不长，对所领到的兼职工钱颇感满意。若再加多一点点当然无可厚非，最好不过了。



后来有人申请该份全职工作，且是适合的人选，我就结束了这份兼差工作。



21

难吃的一餐饭局

七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煮炊所用的土油（或称洋油，西马叫火水）突告短缺，不易购得。油站每天大排长龙，家家户户为了购买这样家庭必备的用品大费周章，每天烦恼不已。

当年煤气尚未普及，每个家庭天天都需大量的土油为燃料煮饭烧菜。郊区还有些家庭，还是用木柴取火烧煮。有些未有电流供应的乡区，也是用土油灯照亮。茶楼饭馆所用的土油之用量更是惊人。

土油短缺，油站限时购买，限量购买，用量大的，天天排队，天天为土油而烦燥，家有闲人，还可花点时间去排队，若无还得叫人帮忙代买。于是有人灵机一动，想起替人购买土油，赚点服务费。



有一天，报章出现了一则替人买土油的通告。通告也说明除了土油，一些日常用品也可帮忙代购，我们有位同事看到了该则小通告，就拨电话去查问，因为普通的日常用品种类繁多，一则小通告，也不能把所有用品一一刊登出来，该位同事很自然地问起，假如是一些卫生纸，卫生棉之类是否也能列入日常用品，是否也能即时购买。可是问者无心，听者不知作如何解读，也告知对方电话从那儿打来。

当年诗巫市区范围窄小，该位同事电话甫放下，不到几分钟，有位面带怒容的青年，杀气腾腾冲入编辑室，责问刚才是谁拨电话要求帮忙购土油。

我们该名同事还不了解，为何该名来访的青年，会生那么大的气，心里想做服务行业，生意上门，应是和蔼可亲，客客气气与顾客谈商如何交易才对，还非常礼貌去接待他，可是对方并不领情。

该青年指我们那位同事，叫他买卫生纸卫生棉这些东西，是侮辱他，怎么可以叫他买这些东西，而且必需要赔不是。

我们以为赔不是，充其量只不过当面说清楚，道个歉，握个手就解决了吗？然而却不是那么简单，该青年终

于开出了条件，必须要请酒赔罪。结果我们这位同事见拗不过他，就答应办一桌酒席谢罪。原还想以一座酒席的价格整百元现钞打发了事。可是该青年却坚持要在酒楼一起吃，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位同事都要出席作陪，以示诚意，不然，我们若不出席，则是瞧不起他。

我们几位同事无可奈何，只好应约出席了这餐赔罪宴，可想而知，那餐酒席菜肴虽也丰富，却是难以下咽啊。



22

开刀后遗症

有位老同学的兄长，有一天单独到访。俗语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知道一定有事相商求，虽然我与他不很熟络，只因是他弟弟的关系。有了多次见面之缘。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份稿件。密密麻麻的写了两张 A4 大小的纸张。他说，他最近动了手术开了刀，花了一大笔手术费，还是感到不舒服，发觉有些不对劲，怀疑动手术时会有差误。

在另觅名医诊断后，该名医也觉得情形不对，相信是做手术时留下的后遗症。于是他写了这篇稿，要在报上刊登，要检举这事件。

我接过即详读了这篇洋洋大约千余字的文章，字里行间指名道姓，来龙去脉深具诽谤性。我读完之后表示歉意，无能为力，帮不了他。他说他可以复印了身份证，一

切后果他可以负责，他还说那个名医可以替他作证。

我建议他，若要检举，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在法庭上提出控诉，你要要求赔偿损失都可以，而且在法庭上，若有新闻价值每份报章都会报导。

我的这位老同学兄长与许多的读者一样，以为文章由写的人负责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刊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要负法律的责任，他不知道什么为民喉舌，文化先锋，上情下达的桥梁，都有它的限定范围，不然那有什么诽谤案煽动罪案。因此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有它的尺度，过去我们也有听闻有间报馆被控诽谤大人物，名誉损失赔偿额赔不起，结果只好整间报社赔了了事。我们也看到西马一些诽谤案，名誉损失的赔偿额多达好几百万元，是本州好几个编辑一辈子收入的总和。

通常一般上的诽谤案，除了控告作者外，也控告报社的负责人及总编辑。报社的负责人有些是老板本身，有些也只是聘雇的，至于老总多是打工的一族。因此报馆对一切稿件有取舍权与删改权。

很多读者与作者都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投诉稿件没有被刊登，为何他的文章被修剪至体无完肤。



我与这位老同学的兄长聊了很久，跟他讲了一大堆新闻学的理论。最后还告诉他我们这里不像西方国家，你的名医朋友，到时还不一定会出来为你作证。我还是建议他去找律师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胜算，然后才提出法律诉讼。

到后来，也没见到该位老有提到法庭去审理。



23

骗登广告

我们这个社会说慌话的人很多，有些说到非常离谱，有些靠说谎来取悦他人，也有些是以慌言来骗取他人财物，有些是善意慌言，还有以化解一些问题，慌言种类很多，不胜枚举。

以前有位外地来的「商人」他挂著代表「厂商」来诗巫视察业务。未来之前还通知接机，相关的行业代表或老板，也轮流设宴为他洗尘，为尽地主之谊，餐餐大鱼大肉招待。

如此大的「厂方」代表来视察市场，也尽其所能宣传一番，来时在机场接机，通知传媒报方派人去拍照，接著也安排记者招待会。

该名「厂方」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的「产品」



在市场上发现了假冒品，他特地老远飞来本州做实地的考察，看看其产品被冒牌的严重性，在市场上影响了甚么程度。

若说市场上有假冒品，有膺品，有冒牌货，我们一百巴仙相信存在的可能性，祇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些是冒牌货，如何辨别，那些产品被假冒，有多少种类被冒牌，只有他们当事人的比较清楚。

这位「厂方」代表说，他们的产品很好辨认，在产品的盒子上，有个人头标志，就是这个人头有戴眼镜与没有戴眼镜之别，他告诉在座的记者们说要辨别他的那种产品真伪非常简单，那个有戴眼镜的就是假货，没有戴眼镜才是真货。第二天本地报章都据实报导，该名「厂方」代表观察了两天业务，也大功告成，机场还有多位商家送行。

再过了数天，我们收到了律师信，内夹了一张新闻报导的复印本。直指该篇报导有误，严重地伤害到他的产品销售，要我们赔偿他们相当数额的损失。在直觉中，以为是新闻记者没听清楚而写错，去翻其他报纸的报导也大同小异。

仔细看了律师信，原来是那个被说成是「假冒品牌有戴眼镜」的产品的厂家向我们发出律师信，有戴眼镜产品

的厂方则说他们才是真货，那个没有戴眼镜的才真正是假货。

我们收到律师信后，就交给我们所委的律师去交涉处理，结果对方提出一个数目的赔偿，而可以将这个赔偿的数额当广告来刊登，为避免上法庭，我们答应在报纸内刊登了好多次颇大篇幅的广告，而告庭外解决。我们的广告刊出后，其他几间本地报章，也同时刊出同样的广告！



24

重量级人物到访

有一天下午，突然来了几位商业界重量级的访客，一时之间使我受宠若惊，这些富豪腰缠万贯，没有千万也有几百万的身价。

这些又高又贵的大人物纡尊降贵到访，非同小可，肯定是大事件一樁。当然，我祇好慌忙招呼著，一时也摸不著来意。原来也只是则事隔已久的新闻，要我帮忙澄清。

澄清新闻，是办报常有的事，小人物登门造访，不足为奇，可是大人物，尤其是有超富豪级的人马，一声传令而来，也都不需自己亲自电召，你还需提前到达，惟恐怠慢了得罪不起。因此，这几位的量到访，是空前也是绝后。

澄清新闻，若不是过份要求，报方均能接受。不过报

方通常也有它的立场，若真的与事实不符，大家说清楚，讲明白，登个澄清启事或补正，那就好办。

有些人常说话不算数，也有政界人士，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也有是辞不达意，更有些不该说的话，说漏了嘴，比比皆是。

说话不算数者，常狡辩斩钉断铁否认绝没说此话，如此口说无凭，若无证据下，往往报方只好吃亏些澄清了事，于是如此这般，记者会要求报方多买些小型录音机，以备日后有充足的证据。

若是说东道西，尽是不著边际谈话，记者抓不住重点，报导有些出入，那你非要澄清或更正不可了。这也是报纸常见的事。有些记者刚入行，自以为是的报导，有些则是在某种语文上的程度较不能掌握，为了交差，则报导了不正确的新闻来。

报纸太常出现澄清启事或更正等，是不体面的，所以编辑常会扣押一些不清不楚的新闻，有时会认为宁用慢一天或故意遗漏，以免刊登出错误的新闻还要更正或澄清。

有些新闻并非报导有误，但为了某些因素，给予澄清，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可助他人一臂之力，不



过这也等于替别人说骗话。报方虽不很愿意，编辑及记者也都有微言，然而有时候也是“盛情难却”。当然你若真的不识时务，他们照样还会另寻管道，或从更高层的顶上压下来，你再不识趣，只有准备自己的后路。

因此，那次重量级人物到访，要求澄清一小则新闻，我一口气就答应了。因为我知道迟早要刊登，要等到上头压下来的时候方刊登，倒不如现在就顺水人情，先给足面子，我二话不说，还率性叫对方自己拟稿子，原来对方早就准备好了稿件。



25

不寻常的约谈

有一次出差数天后回来，同事告知政治部要约谈，当年若听到政治部要找人，问题就非同小可，一般还会联想到至少廿八天，三个月，一年，三年不等。

我自认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也没得罪什么人，应该不会有红帽子强加在我的头上。虽然自认为什么都没有，但心里不免有一些挂虑。然而又不能自个儿冒冒然前往查询。一直等到再通知后才前往。

不过数天，通知终于来了。

见到了政治部官员，与想像中完全不一样，官员们客客气气亲切的招呼，真的如释重负。

当时政治部官员告诉我，你们报纸副刊中有问题，有



地下组织的投稿。一时之间，我不敢否认，也不能承认，地下组织的人有兴趣写文艺稿，有投稿也不无可能，我想。

说老实话，通常我们当老总的也不会去注意那些文艺副刊的投稿，我们也绝对信任副刊编辑的能力，再说报纸副刊那么多，而且还有那些新闻版，都是由各版编辑去负责，每张稿都由老总去审阅，那有可能？

当然我不能告诉政治部官员，地下组织投稿之可能性，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会澈底调查。因为我们副刊的文艺稿，一经刊出，都有发点微薄的稿费给作者。而且领取稿费的作者，都有他们的通讯地址。因此，我叫政治部官员帮忙一查下，是那一位作者，而在那一天那一版刊出，我会给他满意的答覆。

可是政治部官员没有给我资料，以后也没有提起。我心想在地下活动的砂共组织忙著战斗，那有时间去写文艺稿，写一些理论文章或宣传文告，还有一点道理。

事过不久，有关方面又传召我，问我有没有收到地下组织的传单之类宣传品。我当然不能说骗话，因为那时，很多社会人士，公会社团都会收到这些东西，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不可能没有份。那位黑脸官员，脸一沉，显得

更黑，便责问道，你为什么没有交来。我一时哑口无口，一句也答不出来。

还好这位大官员事务相当忙，不知从那儿转来一道非常重要的电话，他手掩住电话筒，另一手挥一挥说，你先走吧，以后记住要交来。小心些！

当年有关方面规定，这些非法文件，不能拥有不能……若违法可判罪刑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收到看一看就好了，我们又不常去衙门，那有那么多闲情，还要去送。

26

不速之客到访

有一天下午，上班时间，正在审阅稿件，作例常编辑工作。编辑部的大门外，来了一位访客，这位素未谋面的客人，言明要找主编，我只好招呼他面对面坐下。

这位不速之客，一坐下即表明他的身份，原来是来自某部门的一名高官。他穿了普通的便装，并不是诗巫甚么著名的人物，连编辑部其他同事也都不认识他。我心想，能摸上三层楼的编辑部，肯定来者不善了。

他从容不迫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摺了好几摺的报纸剪报。很不友善地递给我看，他用方言责问道：该剪报的一则新闻内容伤害了他，并说对他将来升职前途影响很大。

这位不会讲华语的华籍高官，只能讲方言，而讲的方言却是我不是很熟练的方言。

我接过他所带来的新闻剪报重阅一遍，那是一篇法庭的新闻报导，我重阅了该篇报导用生硬的他能听得懂的方言，跟他沟通。我告诉他说，这则新闻报导的非常客观也非常客气，内容只写姓氏，连名字都没写出来，那里有指出是谁呢？

此话一出，这位官员显得火气更大，他说，你知道吗，目前在该部门里，像新闻报导内容里的官阶与所报导姓氏只他一人。

由他如此一说，我当然也无话可说，忙著表示歉意，并答应他明天一定给予更正一下。可是他却得理不饶人了，又说了一大堆名誉损失啦，诽谤啦，并且要求报纸明天要在首版刊整版红字道歉。

当时我对他的过份要求，非常不满，但只有藏在心里，不敢言之于表，还是只能心平气和地与他讨价还价。谈了好一会儿，没有结果，他感到不耐烦，我也觉得浪费时间。他站了起来挥袖而去，我继续我的编辑工作。

其实该则新闻，关键只在于那个“姓”的误译，我们的官方文件，都是没有华文字的，我们华文报却尽量能将非华文字译成华文字刊出，好让读者一目了然。可是我们华裔族群的“姓”，都是以个别的方言来拼音。因此，同

一个姓，就有多种的拼音写法。同一个英文拼音，却是不同姓。

例如姓黄的，就有Huang、wong、wee、Ng、001等。Ding有的是姓陈，有的是姓丁。Chong也有鍾、庄、张等。不胜枚举。

话说该则新闻，后来我们通过该高官的宗亲，当面说项，刊登了一则澄清启事。



27

亲上衙门道歉

有一次，身穿制服的两名警察找上门来，一般上的感觉，警察找上门来都不会有好事。

当时，我也觉得很惊讶，自认近日来，并没有出甚么差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结果该两名警察问我能不能去警察署一趟，他们的一位上司要见我。

一时我也感到怪，普通警方要见一个人，打一个电话来，没有人不敢不去。

那是非常清静的上午，我的办公室在工厂楼上，由于营业部与工厂分开，会计部与采访部都还未迁入工厂，编辑部早上没人上班，偌大的一个工厂，楼上空空洞洞，没有什么人走动，打开窗门稳稳约约，还可以听到楼下印务部的印刷机在印刷的声音。



两名警员来时，一定有人看到，不然，他们也找不著，的办公室。他们告诉我最好即时就去见他们那位上司，因为他现在也还在办公，或过了上午，不知能否那么容易连络上。于是我立刻前往警署所告知的房间。

两位警员还声称可以载我一程，但我还是自己驾车去。若是早年治安不靖时期，警方人员到访，还坐上他们的车前去。一般猜测是不会那么快回来了。

我去警署没有告诉任何人，当我走进那早先告知房门号码的办公室时，见到一名穿著制服的警官，个子不大，稀疏略薄的头发，黝黑的脸孔，却带著几分威严，不过还相当客气地招呼著我坐下。因为事先两位去过我办公室的警员，我先让他们先到，也好带我去引见他们的上司，他已知道我是来自何方。他纵容不迫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我还以为就是这样被捕了，一切证据都在那个文件夹中。

其实，那文件夹中，是一张张的报纸剪报，有些地方用红线圈住，有些是黄色注明，他指著剪报旁的英文翻译跟我说，你们报界帮了他很多忙，有时也害了他好惨，常被总部的上司责问，他也说记者们太随便，常问“我能进来吗”人早已踏入房间，还未被允准，就擅自进入房间，有些新闻不予以证实就发表，我忙表示歉意并答应会转告予记者们。他说出了心中的话，也就算了。

28

几张照片值百多元

有一天下午，上班不久，一位外勤记者，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有几张新闻图片要不要把它买下？我认为若是有新闻价值，而且只卖给我们，是独家的图片，价钱贵一点会值得。

那是一张有两名穿制服的警察，被没有穿制服的人扣著手扣，如带著行走，旁边停了一辆普通私家车，一辆巡逻警车和一辆大型的货柜车还拖著货箱。对方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只卖给我们一家。结果近两百元成交。

拿了这些棘手的相片，编辑与记者们，均感到好奇有些还感到怕怕，甚至有些还建议，为了惹麻烦还是别刊登，有些建议去求证实，问清楚个中因由，然后才登。

照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若去问清楚，肯定不会给予

发表，若再等有关方面的新闻发布会，可能还要好几天，那张高价收购的相片，将失去时效，失去价值。于是我们决定先登了才说。

第二天早上，天气晴朗，阳光普照，我带著非愉快的心情上班。到了办公室，又拿起报纸看了又看那张图片，详细再读了一遍图片旁边的文字。正当我读的津津有味时，办公室的门响了，来了两位来自有关当局的朋友。

两位朋友中的一位，在一些场合中曾碰过面，他说他也认得我。于是我就直截了当问，是不是为了今天的新闻，是不是有错，对方忙回答说没错，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起来。原来他们只想知道这些相片的来源。

我原想告诉他们，我们报馆新闻来源要保密，这是新闻从业员的道德，不然没有人肯提供新闻消息。话已经到口了，怕一下子惹怒了我们的官员，吃亏的还是自己。于是立刻改口，以较轻松的口吻告诉他们说，我们有广大的读者群。每位读者都是我们新闻线索的来源，我们每天刊载那么多新闻单靠几个记者编辑，既使有三头六臂，通天的本领，也不能采到那么多的新闻，因此许多的新闻，都是我们那些热爱本报的读者所提供。尤其是像一些突发的新闻，要是没有读者提供消息，往往变成独家没有。

两位官员似乎也满意我给他们的答覆。其实当时我们的记者不可能在现场。而是另有他人将那过程拍下，高价卖给我们，我们也不惜重金买这几张棘手难于处理的相片。



29

好看不好吃

在「马报」工作多年后，受委加入“该报”董事部，也兼慕娘印务公司的执行董事。老员工加入董事部，大家都知道那只是假老板而已。不仅如此，算命佬也都会看得出来。

有一次相命师来访，直指我只是“好看不好吃”，并解析说，很多人认为你有钱，其实你没有钱。这时我猜想这些算命佬，一踏入工厂，东张西望，门口没有半部名车，走入我的办公室，见桌上堆满文件，要亲自处理也没挂著名画，也没摆著与达官显要握手的相片，任谁也会知道，那是个没钱人。这样的相命说法有说等于没说，很多人都会看得出来。

可是有一次算命师却直指我工作到退休年龄就没工作

好做了。于是“马报”建厂时，我即将到了退休年龄，我想要退休了不必增资加股了。可是实权董事却告诉我，董事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我心里想这个相命师，当时胆敢这么肯定，算准不会第二次会遇到我。

那年“马报”易主，正是我退休年龄。新董事部派个代表召见所有的员工，宣布暂时中止日常出版，所有的员工待命安排工作，唯独达退休年龄者不能聘用。

暂时中止日常出版的最后一晚，好多员工对多年的工作地方也依依不舍。“员工俱乐部”准备了一些小吃与茶水，在餐饮厅好像举办惜别晚会，我看到的是“又好看又好吃”的餐点。深夜回家想起当年算命先生的话，真的明天想做也没得做了。

第二天我就开始在同一屋檐下全职在慕娘印务工作。算命师不知有否把这一段包括在内，于是乎一生之中之生死荣辱，冥冥之中，命运是否早已安排？





辑（二）

休
闲
篇



1

粽子·龙舟·屈原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现在我们华族重要的节日之一。过去过端午节，有包粽子、龙舟赛、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时至今日，包粽子却不是端午节时专有，每天在早市或夜市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粽子演变成了我们的早点，或晚间的点心。

龙舟赛我们也并非在端午节期间举行，或只是在重大的庆典中，一项水上运动的项目，也不能算是龙舟赛了，那是大小船只竞赛中的长舟竞赛，由一组人马共同划著长舟竞赛，因而也曾经有人建议这些长舟把船头的龙头改为犀鸟的头。

说起屈原，年轻一辈不知有几人知晓，在现今的教育

课程中，若是读国民中学，没有自修华文科，肯定是没有念诗词之类，当然谁是屈原是无从得知。

还是粽子，不但得到了真传，而还能把它发扬光大。现在我们市面所买到的粽子，大小不一，各属乡团的口味也不一样，大的有叫枕头粽、甜的有红白豆沙作馅，咸的有猪肉馅，也有鸡肉馅，任君选择！早期家家户户都由自己包裹粽子，就是粽子叶也由家中大小都去树胶园找些比较大的竹叶来使用，或是种些包粽子专用的粽叶，也方便多多，但曾几何时，许多粽叶可源源从中国进口，可不必由我们亲自去采摘。

可是，现在我们市民有多少人会有时间去包粽子，而有多少人会去学，多少人会包得来。虽然一些社团，为了要发扬，或让我们族群不要忘记这些传统节日，尽量是鼓励人民去欢渡这个佳节，但很多人都还是要买些现成的，做个意思而已，欢渡端午节还是以大鱼大肉为主，吃粽子仅是其次，有无粽子也无所谓了。其实粽子，在我们一些属会的习俗，还有另一种规定，即是有某一个家庭，今年有长辈去世，家里就不允许自己包粽子，亲属们可要送一些现成的粽子给他们过节，据说现在还有人沿袭著这个习俗。因此，看样子过端午节，吃粽子还是很容易，要是去划龙舟可没那么容易，那些纪念屈原是不是爱国诗人，最后是没有人去理了。

二〇〇一年六月廿一日诗华丰采



2

书念好了之后

书念好了之后，总要找点事做做，不能老是伸手向父母要钱花，也不能一直呆在家中吃老米。

做工，要看做什么工，假如老子有钱，有现成的事业，那就好办；只要老子点个头，插个位，简单得很。书念的多，起码有个主管之职位，或早就留个经理位等著去坐。若不，那就烦恼多多，要去应征，要去碰运气！

运气好，应征信一去，就获通知面试，条件符合，就能顺利上班工作。运气不好，应征信就如石沉大海；既使获得面试机会，也只是叫你回家等候通知，那就等到「有年没有月」了。要是老子人面广，还可以走后门，或许还有一点希望。

每年都有不少学生，走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工作，他

们到处寻觅，有些公司不满意他，有些他也不满意那份工作，公司方面感到人才难找，打工的人却觉得工作无门，说起来这个社会是多么矛盾啊？。

很多人认为要重视第一份工作，也许是第一份工作可以决定一生之前途，不理想的工作，做起来很辛苦，一定是想著要换工，常换工总不是办法；工换多了，许多老板听了也会怕，谁敢请你？换了一个不同性质的工，仍需要从头做起，过去所做的事，风马牛不相及，会浪费很多时间。西方有句谚语「滚动的石头不会长青苔」，工作换来换去，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可是有些工是不得不换，有的因公司关门大吉。有些老板刻薄，同事不和，学不能致用，甚至能力不能所及；惟有自唱「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不过，也有些人换工是跳槽，是被挖角，跳到相关之行业，如同鱼跃龙门，身价增百倍，有何不可！

但很多人都说，「男怕入错行」，可是，到底要入那一行才算没入错行。有的人做一行一厌一行，也有人认为行行出状元，干那一行都一样，只要你肯拼、肯干、都会闯出一个春天来。

刚念完书，都还未有过工作经验，干那一行都一样，



一回生两回熟，从最基本的底层学起，不计酬劳，不怕吃苦，那有学不会的道理。除非你不学或是程度不够，那么人那一行才是对的，那个行业才是你理想的行业，那只有自己本身能决定，也要靠你的造化了。

其实，一个人日吃三餐，夜宿一宵而已，三餐能温饱，夜宿到天明，夫复何求



二〇〇一年七月四日诗华丰采

3

大人物的时间

大人物者，乃达官显要，或腰缠万贯商贾，非富即贵也。能誉称大人物者，当然是大忙人一个，他们日理万机，一天工作八小时都称不够。常听说都是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都是嫌时间不够分配。

大人物的时间，分秒必争，会见客人必须预约，绝不能让客人擅自闯入办公室，若有幸获召见，也不可能给你逗留太久，因为在会客室等候的客人还著呢？不然也是电话多多，左手拿起电话筒，还未开口说话，另一个电话又响起，你说他忙吗？答案是，肯定非常非常忙。

可是当你看到电视的画面，机场冠盖云集时，许多大人物都在场。若是打高尔夫球，九个洞还嫌不过稳，最好能打十八个洞。

在鸿门宴上，许多富豪都会不约而同抽空赴宴，不管



多忙，也能卸下职务，不管多远，不怕舟车之劳，也都能准时到达！若是小人物宴客，娶媳嫁女，纵有一两个大人物亲戚和故友，则难获得青睐与你共渡美好时光。是大人物忙吗，抽不出时间吗！

很多小人物们，渴望其大人物的亲戚朋友，能出席他们的宴会，可是望穿秋水，偏偏就是不来。他们心愿想以有大人物亲戚为荣，也想借这个人物沾一点光，但始终不能如愿。

不过，我们也得为大人物想想，他们一定是有更重要的地方要去，他们也要选择何者为轻，何者为重。他们要衡量今天的节目，从中挑选作个取舍。因为大人物一天好几个节目是不足为奇的。

因此，在众多的节目中，最重要的是要亲自出马。次要的可派亲信去，属于亲戚之类婚丧之事，派个家人代表，一般普通的节目，若是深交的朋友，在时间许可之下，也得匆匆忙忙赶著去亮一个相。若非深交、无亲又无故，那是可有可无，有没有去都无所谓。再者，贺礼也需因人而异，无关紧要的，将先搁置一边。至关重要者，礼到人也要到，最不重要的，可也别怪他「人不到，礼也不到」。

也有一些大人物，其实他并不忙，既使节目没有撞期，不合其身份者，将无需应酬你，这些穷同学，穷亲戚，也不容你高攀，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奇怪，偏偏却有一大批人喜欢攀龙附凤，阿谀献媚，甘受屈辱，摇尾乞怜呢！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八日诗华丰采



4

又爱又恨的文字

文字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的使用，开始了文明，它可以代表一件物品的名称，永不改变。英文字只有那廿几个字母排前排后，可让你毕生学也学不完。懂得应用，受益匪浅，不认得它，不知像些什么，尤其用手书写，看似蚯蚓，又像煮面。

世界之大，各国的文字何其多，我们能懂得多少，说起来真是有限极了。

再说，我们华文方块字，几根木棍横来竖去，一个又一个文字，站起来是川，倒下去则是三，弯过来像树根，开著叉叉像是枝桠。有的同音又不同字，有的同字，又有多种解释。

就是这样繁来杂去，很多人被文字所累，有的同名又

同姓，莫名其妙被冤枉，有的只是同音不同字，背了黑锅，什么时候得罪了人也不知！

我们也不难听闻文字官司，尤以有文字记载的传媒，白纸黑字，逃也逃不了，轻者道歉了事，重者赔偿损失。曾经有人被判赔偿达数百万近千万元的马币。可见那几句的文字是多么的值钱。我们过去也常听人说，一字值千金，真有其事，绝无夸大其词。

我们也有很多作家，其所写的文字非常值钱，那些所拥有的版权，不准翻印，版权费收入，都能养家活口。版权费则因人而异，名家的有利可图，出版商将抢著要，价值就不菲。若是获得国际诺贝尔文学奖那更不同凡响。

于是说文字这个东西，会使你赔大钱，也会给你带来无限荣誉。

文字也不是你说要，就可以拥有，你不懂得，可得去学，可是你去学，也未必会给你，未必学得懂、学得通、学得精。因而，很多人要上台讲话时，若无稿可念，就「无话可说」，那时总觉得「书用到时方恨少」，要找「枪手」捉刀，恨文学之可恶与我无缘！

可是那些喜好文学创作者，整天与文字为伍，把玩文

字爱不释手，对文字的琢磨、修饰，一点也不敢马虎！

文字是多么可爱又可恨的东西！

二〇〇一年八月一日诗华丰采



5

太谦虚·假礼让

全国华人文化节将非常热闹地在诗巫举行。相信很多人对中华文化又加了一层的了解与认识。

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五千年的文化，常常感到沾沾自喜，也觉得很自豪。也只有炎黄子孙才有这份荣耀。

由于文化之影响，也塑造了一个民族之特性。一般人都知道，我们华族朋友请客餐桌上大鱼大肉，总是谦虚客气地对客人说只备粗菜淡饭，不成敬意，还要叫客人多多包涵。若是客人赞美酒菜之丰富。还是要补充两句那里、那里。似乎觉得招待不周之意。但是西方的外国人却刚好相反，他们会给你介绍这是一道非常特别的菜式，是多么多么的美味可口，两种的比喻不一样。

我们也不难听到许多家长们在介绍自己的儿女时，都不正面美言，都说我这个「笨」孩子，只懂得玩，只懂得



吃。考试考了好几科 A 在别人的面前，甚难获得赞美两句，还是改不了口头话，如何的笨、如何的粗心，那么不小心，只差那一点点，不然全部都是 A 了。

听说在外国有多次多宗华人违反了交通规则，交通警察问他是从那里来的，那些华人均不作正面答覆，若是台湾来的，就骗说是中国大陆来的。有些还骗说是日本人或韩国人、非常「谦虚」地把这些荣誉都「礼让」给别人。

他们说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到了交通灯看到了黄灯急促地冲过去，多是华人驾驶员。车辆停著超过红绿灯地上所划的界限，绿灯还没亮起，只注意另一方车辆是否已停住，不管红灯是否已亮了，赶紧踏著油门，急驰而去，这，就是华人，他有分秒必争的「习惯」与「美德」。

为了争取时间，华人更喜欢抄捷径，走小路，宁愿拐弯抹角。除了节省时间，也省了许多油耗，一举两得，就是合算。

其他族群就是不懂如何精打细算，也不能像我们华族族群们那么谦虚，像那种特别礼让。因此，世界各地华人在小生意上会那么成功，是有它的道理，与它的文化也脱离不了关系。！

二〇〇一年八月八日诗华丰采

6

妙用华文字

文字的使用，也因时因地而异，各国各自语言与文字，自不在话下。然方块字在中港台南亚及各地的使用，亦有一点差别。

中国开放后，我国人民可以自由去探亲旅游，大家才知道那些是地陪，那个又是全陪。在台湾可不是乘巴士搭的士，他们是乘公车，搭计程车。在中国的车上全是冷气设备，他们却称是有空调。

好像“空调”与“民调”之类之词句，是由一句长句，简化了使用，我们东南亚一带，也常习惯地跟著采用，最近中国申请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一开始中国即把它简称为“申奥”，结果即成为耳熟能详的一件事，大家都知“申奥”。



差一点成为中国国语的广东话，香港的一些报章，就依著其发音书写，把“有”字从中掏空，当成没有来使用，若非能谳广东话，你不可能念得来，也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听说早期在学校教书的老师，我们都统称为「先生」，不叫老师，不过现在的女性，却称她的丈夫为「先生」，假如你介绍老教员给朋友认识，说她是你以前的「先生」，那可让人误会，还需要一番口舌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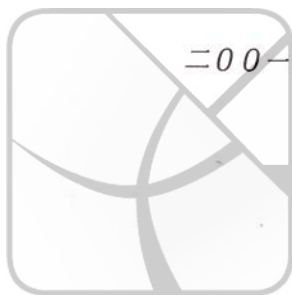
我们华族亲戚家属称呼特别多，若是情牵好几代人搞到头昏脑胀，尊称或自称，常常很难对得准。例如两个亲家，以姻兄姻弟对称，勉强还可以，可是再称呼贤婿或媳妇的兄弟姐妹，却比姻兄高了一辈，变成了姻叔，姻伯，姻姑之辈，然而，大家到目前还仍旧如此沿用著，不知对还是错。

我们华人称为华族，马来人简称巫族，土生土长却称为土著，又不称「土族」。我们天天去公司上班工作，而是去办公室办公，也不叫在「办工室办工」，你说文字使用怎不叫人混淆，写错别字也难免。

过去我们室外的篮球场，打球时怕下雨，把它盖个屋顶好遮雨，我们叫它「雨盖」篮球场。最近沙巴有一个地

方，也想把巴士站盖个顶，冀能挡风避雨防日晒，他们说
是「遮顶」的巴士站，同样的性质，同样的用法，却常有
不同的说法。

时代的进步，科技之发达，将有更多的名词涌现，肯
定的，我们都有华文名称来叫它，过去有些名称可一目了
然，有些却需花一段时间认识，总之华文字变化使用太
妙。



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五日诗巫丰采



7

一千不比八百现

经济萧条，行情不好，商家均叹生意难做。有人说：货是很多人要，钱则非常难收。一年交易了十几单生意，却不耐倒账了一单。所以许多业者均咸认，宁取现金八百，不愿放账一千。坊间也有个顺口溜「一千不比八百现」

我们知道，所有账项，除了用现金付还外，其他都是用支票替代，支票只是一张纸，支票若不能兑现，只是一张废纸。一般上公司货物售出，数量少，款额低，都是现金交易，数目稍大些，还会给个现沽单单据或是发货单之类。现沽单本来是还现钱，偶尔一些亲朋戚友熟人，还是可以特别通融无需现金交易。至于那些发货单之类，多是没有付还现金。很多公司的货单上，还注明是一个月的账期，若逾期将加上多少巴仙的利息。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现在的行情，能够如期一个月付还者，已是大好的顾客，可列为两个A至三个A的等

级。别说加上利息，要是三个月内能收足款项，不被扣价，都是A级的客户了。

听说有些客户欠了好几月的账，还要签给一张两三个月的期仄，往往到期了还要要求再展延。有些人则不管银行驳一张支票是五十还是一百，先应付了收账员，驳了支票再说。有些人还会说支票簿刚好用完，或开支票的人不在，或签支票的人不在，很多借口。想方设法，会拖多久是多久。

于是说一千元能收回八百，好过没有，若是关门大吉倒了账，一分钱都收不回来，那血本就无归。可是一千收八百，即是少了廿巴仙。现在的市景，那些的行业可有廿巴仙的利润。不过我们看到许多新店屋建起，也都有新的商号开张营业，有的也都捞得风生水起，赚大钱的也大有人在。

很多人都佩服我们华族族群经商之道。就是我们华族自己本身，也称赞我们一些华商应变之能力，眼光独到，不管行情多差，大车照买，衣著光鲜，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一到假期举家出门，航班爆满；周末假日渡轮巫泗丹两岸大排车龙阵，晚间小食黑压压一片尽是人头钻动。

所以许多友族都想向华商请益，然而谈何容易，那是



一门非常奥妙的学问，既使你很认真去学习，也是无从下手。学也学不来。因此我们只能建议有兴趣经商者去经商吧！就是一千收八百也是有他们的办法。

二〇〇一年八月廿五日诗巫丰采



8

不是「忙」而是「盲」

前几年，几位朋友在聊天时，其中一位指我是一个大忙人，然而另一位则说是盲人协会的「盲」，而非忙碌的「忙」。一时使我惊愕，还未追问时，大家也都散了。

过了一年，又过一年，我始终对那个「盲」字耿耿于怀，也不时在推敲、琢磨，希望能悟出一个道理来。当年，那个时候，由于工作关系，由于职责所在，只知道每天上班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没有多余时间消遣，没有多余时间泡咖啡店，即使偶而与朋友喝喝茶，也只有那有限的几分钟，因此，每天除中午及傍晚回家吃午、晚餐及小憩片刻外，其他时间都是上班中，在公司里渡过，每天晚上都超过十点才回家睡觉。有一次我还跟家人说笑，像我这样工作上班时间，我都没有用到家中的电流。

曾几何时，我也恢复了如常人般白天上班，晚上也有



了许多自由的时间。

晚上这些饭后时间，也常会到公共场所闲荡，尤其是咖啡店，的确是聊天的好地方。在闲聊中，你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讯息，谁是十巴仙先生，谁又要狮子大开口，其内幕之内幕，不管有多少分正确性，但他们言之凿凿「条条是道」，煞有其事的样子，好多人都会相信几分。而且常会有网际网络上的讯息来佐证。

这些像是「全民开讲」，无所不谈，有些小的是芝麻家中琐事，有些大的国际时事，有些分析的也有他们的道理在。

在这些开讲人物中各阶层也都有，包括老中青各年代，有的是退休人士，也有些社区领袖，每天都有他们的话题，讲也讲不完。

因此我察觉当年我忙著工作，真的非忙而已，而是「盲」也。那些盲人，眼盲心却不盲，而我眼不盲却心盲。难怪有些朋友常叫我走出办公室，要到外头走走。

我相信，要是我们不到外面走走，不只是个「盲」人，而连耳朵也听不到什么，也是一个「聋子」了。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二日诗华丰采

9

孙儿毕业赚钱了

一位老生生，最近他的孙儿学成毕业回来，大夥儿向他祝贺，他当然也笑逐颜开，肯定他是个「好命人」。因普通人家庭，若是儿女学成毕业，都高兴得不得了，老人家何况其孙儿都学成可赚钱，给公公婆婆零用钱，那有不幸福之理。

早期，那些早婚者，五代同堂或四代同堂者，曾孙辈都有可能赚钱给曾祖父母们用呢？可是现在孙儿赚钱给公公婆婆用的确也不多了。

因为现在青年男女晚婚，结婚年龄普遍渐高，而且很多也超龄才论嫁。若是迟婚，不用说祖父母无缘享福，连父母都也等得不耐烦。

这年来我们的教育水平普遍地提高，中学念完之后，

再升学的机会非常多，各地学院之设立，给中学生带来了许多方便，也给家长们节省了不必要开支。过去，本地学院未设立，念完中学若要继续深造，最节省的地方也要到西马去。在西马读几年，总要来回及吃住等一些费用，要是能读政府大学，学费还少一点，那些读私立学院者，对一般收入较少的家庭，也是一项负担。很多低收入者，也没方法送儿女去深造。本地虽然还未有政府大学、私立学院却帮了不少忙，何况私立学院的容量可比政府大学多得很呢？

就是因为有许多中学毕业生，大家都去深造，致使一般青年男女现在都较迟婚娶。试想一般念完大学课程毕业，又并非个个都有对象，再等它几年就业，寻觅对象，过了一年又一年。儿女迟婚，别说等到孙儿赚钱，那些抱孙心切者都觉得好难等。

早期教育不普及，女子无才便是德，有没有受教育都无所谓，男的只是务农，也不必读太多的书，农家子弟也无什么经济能力供子女教育，早些干活，还可以协助农业生产，帮补家庭收入。若能早些娶亲，家里还可以增加一位媳妇工作，何乐而不为。于是当年，父母大儿女十五、六岁比比皆是，孙子十五，六岁又可以娶亲。而且全部的收入还是由父母「统筹统办」，孙儿会赚钱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分家产时长孙也算一份。

可是事过境迁，现在许多人还认为，伸手向孩子要零用钱都几难，你还会祈望著向孙子要吗？于是那位老先生，他的孙子大学都毕业了，是他的好命，他的孙子赚了钱，还能给零用钱用，也真是他的福气。

因为很多学成归来，都祈望以车代步，要贷款买车，汽车贷款还完，又要买房子贷款，赚多少钱都嫌不够，买车买屋，最好父母还要帮忙先付首期较大的款额，公公婆婆的零用钱，要等车期房屋期还完后再说吧！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九日诗华丰采



10

还没用的钱不是你的钱

听很多人说过，假如我有多少数额钱款的话，我绝不工作，我可将那笔款项存入银行生息，每个月拿出那笔款项的利息来花，不愁吃、不愁穿、悠哉、悠哉过著无忧无虑，与世无争的生活。

但问题是这些人，他们能不能赚够存留达到该项款额，若真的会达到该数目，他们会不会真的放弃一切很容易赚钱又非已届老迈之龄。除非七老八老、体力不支、精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否则拼死拼活都要拼有了百万，更要千万、亿万。

因为钱实在可爱，虽然有人说金钱不能拥有一切，但是很多人都认为金钱能使鬼推磨，金钱是万能，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

说起来也令人费解，我们一个人，一天只求三餐温饱，何需拥有那么多财富，明明知道富不过三代，那何必拼死拼活与对手争个面红耳赤，到处树敌。有些更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地。

虽然金钱财富生不带来，死也带不去，可是有钱的确好办事，有钱人可以随心所欲要什么买什么，没钱的人要买一件东西，可要想好几天，或需储蓄好一阵子。大富豪买大小眼马赛地易过穷小子买半新旧脚车，大富翁捐钱一万容易，小职员捐一元都难，若照收入比例的确也是如此。

若以财富收入做比例，大富豪的捐款，常常还不如小职员们。其实我们所赚的钱，就是拿来花用，于是有人说，你的钱还没有用掉，还不算是你的钱。说起来，也不无其道理。试想当你百年终老时，什么也不能带走，有些习俗还说，陪葬的衣裤还要剪破口袋，以防带去些什么；手指更要拉直，若似紧握，又可能会握走抓些什么东西而去。你说可怜吗？若是有贵重的陪葬品，那死也不安宁，肯定有人盗墓破棺。要是遇上天灾、人祸，在摩天楼办公，也会被飞机炸毁，那既使你腰缠万贯、富可敌国，也是碎尸万段，面目全非，死无葬身之地。早知如此，何不乘在世时，享受人生。



可是有些人就是视钱如命，一个铜板好像车轮那么大，不是说他没钱，而是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视钱如命者则是守财奴，不舍得吃，也不舍穿，斤斤计较，会沾些小便宜都好。还有那些常怀千岁忧者，不仅盘算眼前自己的开销，还会安排他身后的事。虽然说老人家一走，一了百了，然而却有那么多人始终放心不下。

纵然说还没有用的钱不是你钱，总是有那么多人计划著，留著下一代，恩泽子孙。

二〇〇一年九月廿六日诗华丰采

11

月亮有什么好看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相信住在砂州的华族同胞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庆祝中秋节，举办联欢会，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今年，配合了州选举，大大小小的社团公会组织，都举办了联欢晚会。有的还更懂得月饼中藏字的故事。

我们华族同胞，不但没有忘记这个华族的中华节令之一，而且还把它发扬光大了，每年时间未到，市面上就有各式各样的月饼上市，其种类之多，也可以比美中港台，可能我们有一些产品，中港台也不易找得到。据说这些月饼，还不是糕饼店的制饼师父包办，许多家庭主妇也都能制作出售，乘此一年一度的佳节，也可赚一笔可观的零用钱。

这些节令，若有应景的产品可卖，而且还卖的有利润，有钱可赚，这个节令就不会被遗忘，例如端午节的粽子，冬至的汤圆及中秋节的月饼，时间一到，商家都会推



出叫卖，尤其是中秋月饼更花样百出，林林总总，让你目不暇给，不知选购那一种是好。

本来中秋节是农业社会，在农耕秋收之后，秋高气爽，夜晚一轮明月高挂，乘此良夜美景，大人讲讲故事给小孩子们听，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一家人乐也融融，团圆在一起，于是有月圆人也团圆之说。

然而，现在我们住在市区的工商业社会，情形与古时代的中国农业社会完全不同，既使居住在本州乡村地区的农民，亦非靠种植稻米为生，其农作物是长期作物有椒，可可，橡树，棕油，短期的还有蔬菜，没有春耕夏作，也不必秋收冬藏，西季又不分，到了中秋，若天公不作美，乌云密布，倾盆大雨，那有什么月亮好赏月。要是天气晴朗，热气又逼人，虽然明月高挂，个个汗流夹背，蚊虫又绕著耳际嗡嗡作响，有谁会有那些情趣！

因此，生活在热带的我们，中秋节全家在户外团聚在一起看月亮吃月饼，已是不可能的事，还是一些团体，也乘此佳节举办烧烤会，其目的在烧烤，活动中的余兴节目，有谁会静坐在一起看月亮。

许多社团公会还是多选择在自己会所，或在酒楼，或在大酌小宴，或茶水加月饼，或备些节目，唱唱歌，说说

一些「有趣味」的笑话。紧闭著窗户，阵阵冷风从冷气机中吹来，管他窗外有否月亮或是下著大雨，那个月亮有什么好看，每个月月中十五日，天气晴朗，还不是一样大，一样圆，包你看个够。太空人说：它的表面乃不毛之地，什么也没有。

我们华族节令那么多，为何独选中秋，端午与冬至来庆祝，其他节令还有多少个，有谁会记得？此无他，祇因前者有产品可卖，有钱赚啊！



二〇〇一年十月三日诗华丰采

12

红包大小由谁决定

红包是大家熟悉的东西，好多场合我们都要用到。红包有大有小，有些在习俗上非用不可，有些是可有可无，有的不适当应用，而变成了贿赂。

红包的大小，因场合而异，又因人而异。

我们华族同胞是最重送礼之一群，擅于礼尚往来，逢年过节送礼，嫁娶喜庆送礼，生辰寿诞也要送礼。亲戚要送、朋友要送、长辈更要送。

送礼本来是以物品相送，为了方便，很多都以红包取代。不过有些由于习俗关系，却未能免俗，还未被红包来代替，而且还有它的意义存在。

送礼可以促进亲友间之感情，然送礼却使小市民穷以应付。送礼之多常使他们烦恼不已。在大公司上班、同事

多，总觉得一年到头都是红、白事、结婚生子。兄弟姐妹众多者，也是如此。王小二在过年关时，常在盘算著接了多少「红色炸弹」。

很多人对红包的大小大费周章，同事间还容易些，反正大家都以时价，照行情。亲属可不一样，包太小，怕人说寒酸，包大些好心痛。穷亲戚还好，大家一样穷，大家包来包去一样小，最怕是贫富悬殊，对方是大富人家，以前他包你大红包，现在轮到他家有喜事，你也一样回他一样大的红包吗？因此，过去很多人都认为要竹门对竹门，要门当户对，穷小子可别攀大富大贵人家，那将有苦头吃！

其实，那是我们自作自受，若是我们量力而出，别人是不会理你的，富豪们那里会少你那一包呢？你何苦相逼自己，强要打肿脸皮。

说也奇怪，包红包果真也有其时价，也不知是谁订的标准，它都有一个合理的价码。以结婚喜宴来说，六十年代，你若单人帖赴宴，红包只包三元、五元，双人帖八元、十元左右。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就逐步加大些，大体上是随著酒席价格提高而增加，常听一般人讲，别让朋友请喜酒时亏本太多，因此也没有人宣布，大家都会酌量照时价的改变而改变，至今不是三、五元而是三、



五十元了。若至亲友好还会更高些。

单单婚宴的红包就衍生了许多烦恼问题，而还有其他不知名不能爆光的红包问题，有些人是比红包之大小，以达到其目的。然而更有一些则所托非人，让人中饱私囊，而不能达预期之效果，或还传达出反面的错误讯息。

总之，红包不是由特定的人所定的，你要包多大就多大吧！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日诗华丰采

13

谁改了我们的习俗

习俗，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与礼俗。也不知道是谁订下的规矩，大家也会沿著遵从，尤其是一些禁忌，更不敢违，很多都抱著「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于是一些从外乡或外地移居而来，也都要遵从著，也就是大家所认同的「入乡随俗」。

但说也奇怪，许多习俗还是会随著时代而改变，随著时光而流逝。而这些并没有人宣布也没有明文规定，也不能说改就改，它是那么自然的改变，它是那么不声不响地流逝。

最常见的是婚丧礼俗，它改变了不少。早期由中国农村跟随著垦殖民带来的风俗习惯，已经回然不同。那个年代婚娶嫁女是大花轿抬新娘，当然现在是不可能的事。现

在的新娘是穿西式新娘礼服，脚踩高跟鞋，手携鲜花，若上教堂举行婚礼，有些还有多位花童，由牧师或神父证婚，新郎也是西装毕挺，穿著会发亮的皮鞋，坐著大汽车去迎亲。这些婚俗，若是在教堂举行，当然是因教会宗教之影响，其他不受教会影响者，也只差没上教堂那一段，只是场面之大小，铺张之豪华有别，那是贫富之悬殊。个别因由，而要达到某种热闹之程度。这些习俗之改变，则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人规定，只是跟随，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没有根据，也没有人知道。

再说丧礼，那种「头昂昂、尾昂昂」的旧式的棺木，已很难购得，取而代之的是西式的。早期那些奉养父母至孝者，有守孝三年之说，臂缠黑纱未滿三年者，均不敢免俗。未过六旬者，不理发不刮胡？，那敢上酒楼大吃大喝，应酬享乐之类。

然而不知不觉间，我们都改变了，出殡过后即可穿便装外出，没有人再穿「素服」到处跑，臂上的「麻孝」，头七过后即改为黑纱，黑纱也越来越小，也有的未过头七忙著要出远门，那些「麻孝」只好留下到期后托家人把它烧掉，所以也不能挂那「麻孝」。至于在那外地，举目都是外国佬，戴不戴「黑纱」也没有人睬你，亲友都也看不到你，你说有人会戴它两三年？

习俗这些东西，只要大家认同就可。没有人非议，也无人评头论足，自然而然就改变。而这些之改变是否也是因西风而影响，待研究。

很多习俗是随著时间，随著环境而改变，过去的农村社会，可能比较多时间，不像现在工商业社会，时间较为宝贵，好像许多政商界人士，一天廿四小时都不够分配，这些礼俗认为越简单越好，若能免最好还是把它免掉！我们似乎还在继续改变中让它去芜存菁吧！

二〇〇一年十月七日诗华丰采



14

在恐吓瞒骗中成长

我们大人都是从小孩成长而来，大部份的大人都抚养带大过小孩们，尤其是妇女与其儿女们更加亲近。举凡当过妈妈者，都会了解，从其怀孕开始，就负起哺育及养育儿女的责任，由呱呱堕地，牙牙学语，慢慢地带大，是需要费一番苦心。

同样是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儿女则有别，有的是富家子弟，有的生在穷困潦倒的家庭；有的当总统当皇帝，有的是孤儿，是乞丐，有的父母亲视如宝贝，有的则弃之不顾。

小孩出生后命运更回异。在不同环境，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家庭中成长，其获得抚育教养的方式也相差极大。

三字经里指「教不严，父之过」然而严父肯定会出孝

子吗？也不尽然。不过现代人则认为上一代与下一代，必需要沟通，父子要形同兄弟，母女要像姐妹一样，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不可老是绑著严肃的脸孔，父子如陌生人，母女不咬弦，上一代不了解下一代的需要，要求是什么，下一代也不谅解上一代的苦心与祈望，于是有些人认为，如此会产生问题家庭，造成问题儿童。

说实在话，还有很多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几天难得会跟儿女讲句好听的话。严父几天没跟孩子交谈，老妈总是唠唠叨叨，一见面都是觉得喋喋不休说话像骂人，耳根永远不能清净过。

我们许多孩子在漫骂中成长，更在恐吓及瞒骗中渡过他们可爱的童年。

在一些公众场所，我们不难看到一些孩子，乞求著父母似讨著要购些什么，死赖不走，接著是父母的吼骂，若再赖著不走，较和气的父母或连拖带拉地带走，有些母亲唯「拍」一声耳光再说，接著干脆再恐吓，等回到家再打，若父亲不在场，还会加一句，回家叫「爸爸」打，不然还会警告，再不走叫警察来捉等。

于是在儿童小小心灵中，也觉得父母不近人情，也不给我尊严，爸爸总是听妈妈的，说打就打，警察是那么永



远的怕人，只是捉人用的。

试想在如此环境中长大的孩童，他们对警察的印象如何，他们如何能与父母沟通。

尽管社会领袖，文化教育团体，不断地阐明家庭教育之重要性，但仍有许多家暴虐童，在众目睽睽之下打骂自己的儿女也是等闲事。瞒骗孩子许下一大堆的诺言，不能兑现，早就在小小儿童世界里开始。

二〇〇一年十月廿四日诗华丰采

15

说谎话、说大话、说骗话

自古以来，人们都有不老实的一面，有的说大话，有的说骗话。

说谎话，说大话，说骗话听起来，好像都一样，仔细想一下，又有一点不同，总之，是不老实、不诚实、没有说真话，都是假话。

假话说多了，久而久之可会变成真话。过去许多民间故事一代转一代，大家信以为真。最为人耳熟能详的月亮故事「嫦娥奔月」，吴刚砍了几百年几千年还在砍那棵桂树，玉兔也不知捣什么药，一直捣不完。结果太空人到了「广寒宫」，看到的是不毛之地，百物不能生，万物不能长，当时是谁编了这么漂亮的故事，是谁讲了大话，讲了谎话，骗了普天下千千万万人，骗了一年又一年，骗了千



百年，还津津乐道。

我们人一生中，多多少少都会说一些不老实的话，有时候讲假话是为了哄哄小孩，让当时的场面能够解脱。有时候瞒著家人亲戚朋友没有吐露真话，那美其名为「善意的谎言」保有「隐私权」，那何尝不是讲骗话。

在我们社会中，很多人爱说骗话，常常被人骗到团团转，还感谢不已。虽然有人说「能骗一时，不能骗一世」。可是也有人竟被人骗了一世。有些骗子还以为那些被他所骗的人，智商都会比他低一级，那知有些人是不想拆穿他的西洋镜。

有些说谎讲大话者，是爱自吹自擂，自我吹嘘，知其颇详者，听了也吧，或把他所吹的真实性打折，或信不信由你，由你自己去定夺。

若是碰到谣言满天飞时，爱说大话者再加油添醋，那真是天下大乱了，具影响力的可「一言丧邦」呢？

不说真话，只是吹捧，讨人喜欢，哄小孩，讨情人欢心，则无伤大雅，若讲错话，乱传谣言，诽谤了人家，官司缠身，那可不好受。

骗局一局又一局，骗案一宗又一宗，手法千奇百怪，有些重覆使用，有些标新立异，有人一直在提醒著，始终还是有人掉入圈套，有些人被骗了，心有不甘，磨拳擦掌，有些被骗后，三缄其口仍不敢告诉他人之秘密，你说这个社会是否病了！

二〇〇一年十月卅一日诗华丰采



16

再学两科也难不倒

再过两年，华小一年级开始又教英文课了。科学学科大概也可以教。

教育课程就是这样，要随环境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多少年「一小变」又多少年「一大变」。

话说战前的拉者时代，那时的华小是侨校，又可称是侨教。战后英殖民时代及加入大马后，其中就经过了多次的变化，尤其是中学教育，有十年改制，私立英文中学的兴起及走向没落，华文独立中学创办及苦撑。小学有3M制，会考升上中学制，五年级检定试，三年级检定试，自动升级制，留级制，自动升读中学制，华小特优生无需经过过渡班，可直接升读中一（五号）班。

在诸多改变中，有时候你会觉得命不如人，想当年挑

灯苦读应付会考，就为了这一关，才能踏入中学之门，如今他们可以自动升上，多好命，多写意。成绩好不必多念一年过渡班，可以早一年中学毕业，可以早一年大学毕业，可以早一年工作，不知合算了多少。

老一辈更羡慕现在年轻的一辈，每天有父母接送，不然也有学生车来载。放学在家，饭来开口，茶来伸手，只要书念的好，家务无需代劳。于是很多女生，中学念完没煮过饭，菜也炒不来，碗碟不必洗，杀鸡宰鸭更甭说。

早期，树胶与胡椒好价时，农村里家家户户都是割树胶及种胡椒为生，男女中小学生，个个天未亮前是割树胶，放学回家是在胡椒园里工作。小学若慢一两年入学正好需要在家陪伴较小的弟妹。那有幼稚园可读，别说什么启蒙班娃娃班了。

虽然说现在的学生上了幼稚园才念小学，小学又可以自动升上读中学，其中的过程可比早期的教育复杂，比早期学生更辛苦。他们除在学校上课、还有许多课外活动，要唱歌跳舞，要打球运动，要参加辩论演讲等比赛，要出席讲座会充场面，要游行参加庆祝活动，要送殡。上完了正课要补课，补完全科，再补单科，还有绘画、心算，现在又加了电脑，小女孩若能再学钢琴，芭蕾舞更加好，游泳还是强身健体最佳运动之一，又可以防备将来有万一之



需，所以最好也要学。

因此，华小几时开始教英文都无所谓，早一年慢一年都无妨，到最后一年一样可以自动升中，过去也有从一年级教起，而且现在有些幼稚园甚至启蒙班早就开始教英文了。而且很多幼稚园学生也载到各处去补习哩！

我们华族学生到外国深造时，其他国籍学生相当佩服他们的语言能力。他们除了英文之外，还懂得马来文、华文，还会讲好多方言，课外活动体育运也不差。若是有机会，有需要，再学两种语文，也难不倒他们。你看一些做生意的人，只是生意上有往来，伊班话呱呱叫，日本话也朗朗上口。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七日诗华丰采

17

为什么不多生育

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报告，我们华族的人口又下降了。然而尽管有关方面报导说我国是全球「伟哥」销量最多的国家，但对华族人口增加，并无帮助，反而又是下降。我们的社团及政治领袖们，不断地呼吁多生育，以增加大选的票源，前首相也亲自提出人口论，希望人多好办事，增加人口消费，扩大市场，生意比较好做，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很多人都认为人口少，地方小，市场太小，没有人消费那有生意可做？因而世界各国都看著中国庞大的人口市场，那十多亿的人口，平均一个人，每日消费一元，就十多亿元，只要十分一购买你的产品，从中赚他一两分钱就够了。

早期，大家不嫌子女多，有些还认为「有子穷不



久」，并觉得一家五口与六口，开销不会差很多，多加一双筷子而已。并且一家兄弟姐妹多，对农业生产量可就不同了，在农村生活，过去那些树胶农，若家里七八个兄弟姐妹，一人负责割一片树胶，每天即有七八片树胶的产量，若是人丁单薄或膝下犹虚或只有一位独生子或独生女，那树胶的生产量，永远落他人之后。

因此，早年没有家庭计划之下，除非生育有问题，不然家家户户都是子女众多。当年没有「伟哥」，也没有人呼吁多生育，还未有选举制度，也不需要什么选票，要生就生。

然而现今可不能同日而语，生活费用一天比一天高，尤其是在市区面对生活，开门几件事，样样都讲钱，儿女众多全只是消费，不能生产。不但要养育他们，还要教育他们。若是一个小孩每月生活费用，占去了薪水的四分之一，说老实话，顶多只能养活两个孩子。或者先生女未生男，还会卜一卜，现在生了两个，管他是男是女，可不敢再卜了。

虽然说我们的所得税扣除额，可扣除到四个孩子的生活费用，可是那四个孩子的扣除额，相信一般上的开销，还不够一个小孩的生活费用。不论是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需购奶粉钱，或是已上学读到中学，买他们的衣物

鞋袜钱都不够。

我们都强调要注重运动，也鼓励孩子多参加体育球类活动，那是强身健体非常健康的课外活动。万一有个孩子兴趣某一个球类运动，一年要买两双与其同伴一样的名牌运动鞋，都令你大费周章。

你说是谁逼他们少生育？那是形势所逼啊。



二〇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诗华丰采

18

本州生意比中国印尼好做

近日来中国及印尼的小贩，更改了他们的行销策略，不固定摆摊，而改为沿街挨户叫卖，效果如何未作调查。

早些时候，他们是选择较热闹地区摆地摊，晨早的时间菜市场是首选，午后或移至码头超级市场附近，晚间也到夜市挤挤。A市摆卖了几天，就转到B市来，大小市镇都有他们的足迹，全州也走透透。

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们所卖的东西，怎么够他们住旅馆吃菜馆，而且还要来回的旅费机票。他们不能持有合法营业执照，要遭执法单位取缔，有时货物还被没收充公。可是他们回去后还会再来，有些还来了好几趟，可见本州的生意很好做？！

很多人都说，人多市场大，生意好做。这些中国人为

何不在自己的国家，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市场做买卖，印尼的人口也不差，也以亿计，应该是一个大市场，怎么会跑到本州，在人口仅一两百万的市场来争那杯羹，那不是意味著本州的生意，比中国印尼更好做！

很多人也知道在大都市觅食不易，一切生活费都会比小乡镇高好多倍，说人多市场大，但竞争对手也是相应的增加。要是有那么容易做生意，有那么容易发大财，世界首富应在中国与印度，印尼也应该没有穷人。

所以说，人口多，当然有它一定的市场，那可不能包赚大钱，包你发大财，在自由贸易，公平竞争之下，适者生存，难展拳腿只有败退。

本州能够诱引那么多外国小贩，或还有其他人来食，当然有它的因素在。我们可以做深入地研究来探讨，阻止「肥水流入外人田」。

不过我们也有好多能干的大老板，到各地去做生意，而且也都做的非常成功。因此，有大地方的人跑到小地方做生意。也有小地方的人到大地方去经商。大地方的人到小地方做生意，有些很成功，也有些不理想，小地方的人到大地方去，有衣锦还乡者，也有垂头丧气归故里，都没有绝对是胜利者。就是最好的行情也有人宣布破产。也有



人在最坏的环境中也都能发达，战争残酷吗？但确是有人会发战争财。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廿一日诗华丰采



19

知识进补趁早

西马一位政界显要，最近告诉国人，多多在知识方面进补。这是一句新的名词，其实很多政、商、教界领袖时常都提醒或督促各阶层人民，要充实自己，跟上时代步伐免被淘汰，或边缘化或靠边站，这与鼓励知识进补一样。

知识这个东西说真的，学也学不完，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要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活到老至死，也学不完。就说世界上有多少文学和语言，你会学懂多少，你会说几种语言，再以经商来说，若非你的本行，隔行如隔山啊！

很多知识不是从课本里学来的，于是有人说，现代的学生，祇是有学识，却缺少知识。因为应付学校课业，很少再去接触课外读物，也少阅读报刊杂志，已经就读中学的学生，还问接吻会不会怀孕，他们会懂得张学友是谁，



谁是张学良大概没几个会知道。

年轻一辈对过去的不知，可进补。老一辈对现代科技知识不懂，可能补不著了，也不懂得如何去补。

那些退休上了年纪的老头，你再叫他去学打电脑，真的不知从何学起。有些早年从中国南来或战前出生，那个时代他们只学中文，没读什么英文，也不注重英文。尤其是乡区的小学，有些还用方言教学，在砂拉越未加入大马之前，也没接触到马来文，生活在乡区，也没有跟其他族群往来，伊班话及马来话，一窍不通。无从学习，现在官方文件已经英文改为马来文，科技进步及电脑上之使用也是以英文居多，他们感叹学了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竟然又是文盲一个。马来文看不懂，电脑又学不会。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他们念完中文，忙著进补英文之后，接著又要学学马来文。以前专攻英文者也忙著补马来文，如今中国市场开放之际，又觉得也需要一些中文。较年轻者进进补或者还可以吸收，若是年纪太大，许多管道都堵塞，想要进补也补不进去。

因此老一辈常劝年轻人，要学趁早别等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后悔不已。我们生长于多元种族的社会，就是要接受多种语文的教育。过去一些人就强调要学母语，不能

忘本，现在望著中国的庞大市场，要想与中国有生意来往，不懂的中文怎么能沟通呢？马来文是官方语言，官方文件全是马来文，若是看不懂，还可以请教他人，但要出席官方的场合，听不懂又不能讲半句，那也相当辛苦。英语是国际上的语文，要与洋人打交道，也非用英语不可。再说若有机会出席什么国际性会议，谅你还要考虑再三。因此年轻学子们趁早进补吧！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廿八日诗华丰采



辑（三）

附录



附录（一）

I

砂拉越华文报的发展

报纸是大众传播媒体之一种。当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之前，彼此意见和思想的沟通，祇能靠个人的接触和声音的传递。当纸张与印刷还没发明之前，祇能由一传十，十传百，将讯息带开来。

科技之发达，社会之进步，如今大众传播媒体之多样化，绝不限于报纸，尤其电脑之面世，网际网络之使用，讯息之传播快捷无比。

（一）砂拉越华文报未及百年

砂拉越华文报，祇不过近百年事，因为诗巫福州垦场至今才近百年。较早前人烟更少。古晋虽然会较早些有人烟，但百年前也未有人办报。古晋首份华文报是于一九一

三年九月出版的新闻启明星期报。诗巫到一九三九年才有一份「诗巫新闻日刊」创刊。美里的报业比古晋诗巫更迟，到一九五四年，才有一份「美里周报」的创办。

（二）有三地区出版报纸

砂拉越的报纸，都在古晋诗巫美里三个较大的市镇创办。砂拉越人口稀少，幅员广阔，由于交通不便，报纸行销上之困难，因此才造成要在这三个地区出版报纸。砂拉越总面积约48250方英里，占婆罗洲岛的六份一，从西南方的达督起，直至东北沙巴边界，长约462里，最宽的部份在中部有158里，海岸线长450里，无大曲折，缺少海湾港口，大致为一个新月形轮廓。

砂拉越的人口根据统计一九七四年才一百万人，目前也祇有两百多万左右。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分散在幅员广阔的土地上，最大的市镇离百万人口还很远。

因此，卅年前，砂拉越报纸除了少数几家被政府勒令停刊外，其余多是报份太少，因经济问题而关门大吉。

在砂拉越停刊的华文报如下：

古晋：1.新闻启明星期报2.新民日报3.越风周报4.古



晋新闻日报 5. 中华日报 6. 砂罗越日报 7. 中华公报 8. 时事评论三日刊 9. 南洋论坛报 10. 民众导报 11. 华侨晚报 12. 新闻晚报 13. 砂拉越时报。14. 团结报 15. 响导 16. 大众日报 17. 越声日报 18. 砂罗越快报 19. 时报 20. 前锋日报 21. 砂罗越周报 22. 世界特报季刊 23. 世界早报 24. 人民论坛报 25. 国际晚报 26. 星晚报 27. 国际时报周刊 28. 国际周刊 29. 人民之声 30. 民报三日刊

诗巫：1. 诗巫新闻日刊 2. 鹅江日报 3. 华侨日报 4. 大同日报 5. 青年论坛报周报 6. 华侨周报 7. 新民报 8. 越声报 9. 民众报 10. 越华商报 11. 慕娘晚报 12. 人人报 13. 婆罗洲日报 14. 明灯报 15. 砂州日报 16. 砂罗越商报 17. 诗华周刊 18. 新华晚报（改新华报现附诗华日报及发行）19. 大众报

美里：1. 美里周报 2. 砂民日报 3. 华联日报 4. 婆罗洲新闻周刊 5. 卫报 6. 艺林月刊 7. 砂婆月刊 8. 越华日报

（三）砂州办报三阶段

砂拉越报纸可分为三阶段，战前，战后与现阶段。

1. 战前文人办报时期（萌芽时期）

在战前人口非常少，交通更不用说，文人对新闻的渴

求，在那恶劣的环境下，毅然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而办起报纸来，当时办报相信不为名为利。只是兴趣或是理想，没有印刷机，靠手抄写油印。新闻之来源是靠收音机收录。

诗巫与古晋首两三份报纸，当时就是以油印出版。

到卅年代后期才渐改为?字印刷，这时候正值中国抗日时期，于是当时的报纸都受到影响。内容更偏重于抗日之新闻。文人办报的激情再加华族同胞对中国有点渊源情感，把办报的重心放在配合政治的运用上，在这时期，文人与报人打成一体。能文之士，就必定是办报的能手。可是人口太少，市场有限，交通不便，业务不能拓展，一间间的报纸，开办不久，就陷入周转不灵问题，一间接一间倒了下去。

虽然一间又一间的倒闭，但又有一间又一间办起来。直到日治时期，才全部停刊。

2. 战后报业发展及党报时期

日治时期被迫停刊的报纸，战后开始复刊，接著又一间间地开办起来。

日军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撤出砂拉越，同年十月一日古晋新闻日刊由姚炳梁及张文奎等人承顶，改名为“中华日报”出版，是战后第一份出版的华文报，至今仍在刊行，是砂拉越报业史上最悠久的华文日报。

诗巫的华侨日报，也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复刊，只迟古晋“中华日报”一个月。

从一九四五年战后至一九六三年，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古晋共有十二家华文日报，二日刊、三日刊等创立，但停了十一家。诗巫也有十二家日报，二日刊，三日刊及周报创办起来，也关闭了十一家。美里四家报纸面市，关掉了三家。

上述停刊的报纸，多间因财务危机，无法支持而停刊。有几间却是因政治因素而被查封勒令停刊。有多间报章拥有政党背景。利用公开发行的报纸以达成传播其政党政治活动网的目的。把办报的重心放在配合政治的运用上。于是在殖民地时代的政府，不满某些报章刊载太多的中国大陆的新闻，不允许散布共产主义思想，有些报纸积极支持当时的反殖，反帝运动争取独立，结果被查封。

3. 现阶段企业化办报时期

现在要办报需庞大的资金与企业化的管理，并非几个文人书生用蜡纸油印所能办得到的。也并非一间普通的印务公司，所能承印得到。现在稍具规模的报馆，都需资金以数百万或千万元计，单单一部印报机，较大型者三五千万元，祇能应付十多廿万的报份，若更多报份或更多的张数，较规模者，还用上好几部。至于地方小报，印七八张纸，万多份的报纸，也需百万之上的印刷机，才能够印出彩色的图片，及所面对的广告客户之需求。除了印报机，还有诸多其他设备。

科技的进步，印刷器材的改进，也是变化多端。三五十年来从铅字印刷，经过植字机，打字机，再由电脑 286 开始，到目前 Pentium 四五百型，其中的改变与使用，作业上流程，员工的培训，大小报馆都一样，而每天生产过程，绝不能偷工减料。大报印的一版与小报印的一版，制作过程都是一样的，反而是大报，其所印数量多，每份报纸的成本就有所不同。这与每种产品一样，生产的总数量越多，其每个单位的产品成本价格就越低。

所以时至今日，报业是已进入企业化竞争。现存的报纸也非电脑化不可。

砂拉越现有的华文报都有二三十年历史。



古晋：中华日报创刊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国际时报创刊于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
砂拉越晚报创刊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
(诗华日报，新华报，星洲日报，在古晋另有
设厂印刷出版)

诗巫：诗华日报创刊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
马来西亚日报创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星洲日报诗巫有设厂印刷出版)新生活报在
诗巫由诗华承印出版

美里：美里日报创刊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诗华日报，新华报，国际时报，美里有设厂
印刷出版)

新华报原是「诗华日报周刊」于一九七四年六月卅日，易名而来。并曾于八七年七月一日起改名为「新华晚报」每日出版，后又改回原名为新华报：每周出版，现每天随诗华日报赠送。

在砂拉越出版的华文报，除星洲日报是全国性，新生活报是全国性三日刊外，其他都是由本地资金的砂拉越本土的人所办，只能属于地方性小报。由于交通不便关系，在创刊时都只局限在一个地区发展。若要越区拓展业务，

需到他区去设厂印刷出版，如此才能于当天清晨，把报纸派送到读者面前。不过偏远的乡区小镇，还是很迟才能收到当天的报纸。有时候有些地区，甚至到第二天才能收到。

（四）市场小竞争大

市场的大小对产品行销有密切的关系，市场大需求就大，市场小需求也少了。在十几万人口地区出版报纸，总不能奢望会卖到十几万份报纸吧！即使是独家，扣除孩童，及受不同教育者，而不懂得看华文报者，就所剩无几。首相提出七千万人口的目标，大概是希望人多些市场大，生意较好做。人多好办事吧！别说七千万人口，就以香港三四百万人口，当年有间新报馆敢投资，肯用人，一开办就以领导的角色出现，不到数年即稳住了阵地，并占了一席之地。

砂拉越三个出版报纸的地区，古晋、诗巫、美里，都不是很理想的办报地区，因为人口还是太少，古晋市区人口，还不足五十万，诗巫与美里将近廿万人，其中还包括各族人士。有受各源流的教育背景。现在三个地区各有三四份报纸在当地出版，若以人口均分，实在分不到多少个读者。



砂拉越三个地区出版那么多份报纸，（除华文日报外，还其他周刊，杂志英巫报等），而且还会生存这么久，也可算是奇迹。也可想像报业之路之艰辛难走。

现存的东马华文日报，都是走过，采用收录音机，剪刀浆糊，传真与现阶段的电脑，三四个阶段。

1. 收录音机时代

报馆使用收录音时代正是文人办报的时代，收录音机是砂拉越早期报馆最重要的器材。是当时国际新闻唯一的来源。当广播电台播报华语新闻，要准时将新闻用录音机录下，然后慢慢抄写。还要收录所有播报华语新闻的电台。其中包括英国的BBC，美国的美国之音，以及中港星加坡等新闻。如此运作，砂拉越小报馆一直到六十年代还使用著。

2. 剪刀浆糊时代

印刷术的改进柯式(OFFSET)印刷发明，协助了报业之发展。第二天转载星马报纸新闻方便得很，当星马报纸每天空运抵达后，即利用剪刀剪下贴成一版一版印刷，充实了内容，快捷方便，不需检字工友检字，一个编辑又可负责担任好几个版，当时有人谑称办报纸只需一把剪刀即可。其实，的确是改变了全砂拉越的报纸，也因此使用最低成本，也能编出一份二三十面的报纸来。

3. 传真时代

报纸新闻内容，讲求时效，要最新，要最快，这样才会获得读者喜爱，第二天才转载星马新闻已是旧闻，然而，传真机的面世又一次帮助了砂州报业的发展。恰好西马报纸提早出版当夜报出售，如此正好给东马同业机会，传真后再打字，刚好配合上截稿时间，如此新闻可与星马报章一样，同一天刊出。为了竞争，刊登更多的较新新闻，有些报纸将传真来的新闻，不须重新打字，也照样贴下照印，有些图片传真不够理想，但节省了好多时间。尤其是国际新闻更省却了许多翻译。

传真带来了报纸莫大之方便，也省了不少费用，还能编出一份内容丰富的报纸，而且每版都是新鲜的新闻，不是旧闻。不愁没新闻编，祇需一架传真机，花些电话费，什么都可以传真，无须像他们大报还要派记者，到实地去采访。即使是本州外埠的记者，也省了寄稿或打电话之麻烦。

4. 电脑网际网络时代

科技进步，电脑之面世，报纸又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不只是电脑的使用或用打子，排版，而是新闻更快捷之传递。近年来世界各地报章纷纷上网。而且每天还抢先上网。希望更多读者读其新闻，如此可方便了地方小报。大家可以在网页上摘取所需的新闻，从电脑网际网络所摘取



的新闻，分门别类到每一版去编排，还不需打字。比传真来的新闻或图片更方便。因传真模糊不清，新闻文字须重打，图片黑麻麻跟本不能用。电脑网际网络上的新闻与图片，真不能同日而语，文字要大要小掌握在你的手中。图片除大小外，欲黑白或彩色任君选择，清晰美观。国际新闻，体育动态，娱乐影艺歌明星活动等不胜枚举。每天要多编几个版，容易得很，只怕你舍不得昂贵的纸张，或是人手不足，或不想做亏本生意，不敢多出纸张，不然那些新闻也与全国大报一样同一天出版。

不过，一个时代与时代的转变，却需经一段的转换期，这些转换与替代期间，器材的使用与更换是一项非常大的负担。

从手写蜡纸，铅字，手摇打字机，植字机到现在的电脑，电脑再由 286,386,486,奔腾 1,奔腾 2，奔腾 3。这祇是从战前与战后几十年的时间，现仍发行的砂州报章都是从铅字印刷开始。其中要花了一笔又一笔好大的资金去更换。大报更换了器材，不久地方小报也要跟著更换，不然将跟不上时代，或可能被淘汰。大报出版的过程，地方小报也一样要经过那么多程序，所不同的地方，只是报纸纸张张数的多与少，所用的印报机大与小而已！

（五）地方小报有生存空间吗？

面对著高科技的进展，环绕著许多地理环境因素等问题，地方小报在未来的岁月中是否仍有其生存的空间，任谁也不敢保证。

在今日华文报进入企业化之竞争，地方性的小报将面临淘汰命运是不足为奇。过去十年中，西马一口气就淘汰了四间华文报，这四间可称是全国性的大报，一样会被淘汰。这四间华文报是建国日报(1-9-1940至2-12-1986)，星槟日报(1-1-1939至1-1-1989)，新通报(1-7-1957至4-8-1994)，新民日报(18-3-1967至1994)。其中最久一间办了五十年，最少一间也办了廿七年。它是在86年到94年八年之间，相继淘汰而去。

西马这四间大报，有些经数度转手注资改革，结果都是因经济困难告终。

或许有人会提议，为何不改变些方针，或注重报导某一课题的报纸，香港就有一些报纸，专报导赛马赛狗的马经狗经报纸，娱乐新闻的明星报，台湾也有民生报及经济日报。在砂拉越当然不可能办马经报或狗经报，就是娱乐与经济的读者也不够多。若以民生问题社会为主的新闻做主导，或许较新鲜些，然而小地方可没有那么多民生的社

会问题新闻，如此则是希望读者买了一份正统的报纸，然后再多附加一份。但此情况，读者必须先富起来。人人都能购得起两份以上报纸，若是穷读者，一份都嫌贵，那有能力多订一份。

假如读者的生活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准，或生活的条件更差，普通的家庭至多只能订一份华文报。只有经济较好的店号及咖啡店，才会订阅两份以上，为了争取较广大的读者群，还是报导层面较广的报纸较受欢迎。

看来地方小报的路，将来是艰辛难走的。若勉强走下去，或且有数项可行办法：

1. 企业多元化

现在企业化办报，企业化要不限报业，地方小报只单一办报，成本高须付出很大代价，兼理其他相关行业，其器材一物数用，借用人力物力，一方面可留住人才，以较高薪聘用专才，让他兼管其他部门，一部的工资由相关姐妹公司负担，可减轻薪金酬劳方面的开支，减少了开支，即缩减了赤字。

有多间报馆，有兼营印务生意，乃正确的作法，其实还有其他行业，也可以兼营的。

2. 与友报合作

砂拉越是三个地区古晋诗巫与美里，各自开办报纸，除开了分社，分别印报外其它地区各自开办事处，聘请各自的人员。若能与自己业务没有冲突影响，可共用办事处人员与设备。本地西报或巫报，也各自运载报纸到乡区小镇，各自在小镇等觅代理处，在较大市镇设办事处等，若能相互合作可节省人员节省开支。西马的华巫报若想拓展业务也是可以寻求合作。

3. 承印其他报纸刊物杂志

一间报馆的印刷器材价值不菲，如今加上电脑通讯设备，也是一套先进昂贵的必需品，不论是大报或小报其起码条件，设备必须备足，才能生产报纸。地方小镇办报最好还要备用另一套以防万一。或是备足可能替换的零件。这些器材设备，每日真正使用时间不长，好长的一段时间都闲置著，若能善用这些器材与时间，承印其它地区与本身业务不会影响的报纸刊物杂志，也是一项收入，或可补足日常印刷之开销。西马的报纸刊物什志，若拓展业务，或可利用这些之便利。

华文报不管是大报或是小报，都是一样具有发扬文化使命，对华社有启发民智民迪作用，传达人民心声的管道。在提供众多内容之际，也肩负教导华文之重责，华社的枯荣消长也将和华文报息息相关。华文报这个民族事业



巨大的工程，需要华社各方面不分彼此共同来努力共同来建设。冀望诸多华文报力争上游，追求共同成长，为华社的前景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资料：

刘子政，《砂拉越报业史》

叶观仕，《马星报业史》

本文为1999年11月20日作者诗巫砂留台总会举办「华族社会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原载2000年正月留台人丛书13争鸣集）



附录（二）

2

诗巫人称之为“老总”黄生光 服务报界逾30载

杨贻钊

报章副刊与写作者

报章传媒对文学风气的影响，可以说非常的大，尤其是东马地区，直到现在，许多写作者或习作学生，还是主要靠报纸的版位，来发表他们的作品。

卅年来，许多的写作者，都是先在报刊上投稿，培养出兴趣后，连续不断的写作，除了投稿本地报章，也投稿到星马报章去。

战前作者亲共文章

战前的写作者，多是由大陆来的老一辈，专写怀念中

国的文章，日治时期，则专写抗日救国之类，战后，土生的作者，慢慢地才开始有一些。有些是写亲共的文章，大马成立前，这些左倾者，多写些反殖、反帝、反大马及亲共的作品。因此这些作品，受中国大陆的影响相当大。由于有关当局不欢迎亲共思想的文章，报章传媒多多少少也有些顾忌，有些文章则不能发表。

年轻作者涌现

到了90年代，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涌现。有了文教团体组织的鼓励，写作的人就越来越多，报章除了提供版位发表，也发给稿费，更举办常年征文比赛。民间团体，学校当局也都积极鼓励写作。

早期，由于中国大陆的书籍禁止进口，而港台的书籍到处都可以买到，因而，较年轻一辈所阅读的作品，多是港台作家的作品，如此一来，本地写作者受港台作家影响比较大。

留台生多投身文教界

受华文教育的中学生，早期赴台湾升学者较多，毕业返乡后，从事教育工作也不少，由于受华文教育，在教学岗位上，也多安排教华文课，在对学生习作方面，相信也

有给些指导。留台同学会出版了丛书，也鼓励同学多写。中学生时代在报章投稿的，离校后或读大学或就业，会继续投稿的不多，将作品结集成册出书籍者，更是少又少。若非团体赞助鼓励，个人出资印书甚难回收成本，亏本生意没有人做。

市场小难有知名度

我们人口不多，市场不大，也不能打到外面星马港台市场，我们不是知名作家学者，在本地都未有知名度。我们的著作销给谁？我们购买星马港台的书，尤其是小说散文之类，先看作者是谁。港台那些作家，早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我们这里都有人购买，他们有销路，有他们的市场。所以我们要成为畅销作品的作者，首先要成为知名的作家，若要销到国外，打开国外的市场，也要打响国际的知名度。

印刷水准渐提高

本地作者印书，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大家都会将外地的书籍来作比较，会印书的人，一定购买了很多书，常会以其最喜爱的作样本，希望也能印到港台的水准。我们本地印刷商，当然也希望会提高印刷水准，而且也不断地寻求改进中，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印刷业又偏与科技扯上关

系。近年来科技之发展非常迅速，本地印刷业者，均有赶不上时代之感，因此要与外地或港台相比，还有一段距离。也由于本地市场太小，业者均不想做最先进器材的投资。我们慕娘印务在诗巫印刷书籍最多，我们将提供给顾客有关印书的谘询研究，我们也协助顾客申请国际标准书号。

联络“老总”，预约他作本月份的写作人物，低调的他频频谦称，不是写作人，也不喜上报。何况只出过一本他自喻为“最不好的书”。

其实在诗巫，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专业写作人。我们似乎欠缺这样的条件与环境，这是后话。

我们先来听听，“老总”怎么看本土的写作人。

服务报界逾半生

而我们是基于老总在报界服务了逾30年，本身又是文字工作者，他现所任职的慕娘印务，承印了逾80%的本地著作，见证了许多本地写作人的历程、本地文艺风气的兴衰发展，因此请他来谈谈本土写作及文学风气是极为恰当的。

结果传真了10个问题给他，他一贯干脆俐落的从简作答。交来一篇不上千字的文稿。是我们预料中的精简，还是后来面谈比较能得到一些意外的资料。

其中谈起早年本地报章文艺副刊的形成，也确让我们了解到，编辑文艺副刊的宗旨与艰难。

本土文艺版的雏形

最早期，本地报章文艺副刊，并没有专门的编者负责编排，而是由一群文艺爱好者，以组稿的方式，在报章发表文章。马来西亚日报是由黄拔祥组稿，叫做晨风文组，每月在报章刊出半版。而诗华日报则是蓝天文组，也算是报章文艺副刊的雏形。这些文艺爱好者，后来渐渐因从事与文学无关的行业也就断绝了供稿，当时写作者，完全是没有稿费可领取的。

70年代初，报章为了吸引读者，便有文艺园地供作者投稿，作为促销的一种方式，开始的时候没有作者来稿，文艺版是以转载外地的文稿形式出现。

“老总”提起当年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回有人跑上报馆，对号入座，硬指一篇转载的文章内容是影射他。跟他解释，这是读者投稿，不是报馆针对谁，他偏不信。后来



没办法，直接拿出剪稿，说明是剪来的，那人才善罢作休。

70年代开始发稿费

到了70年代80年代，文艺的风气开始炽盛，报章也开始发给稿费。

那时代的报章，每年都有年刊征文比赛，有好几个征文赛的参加者，平时并没有写文章投稿，但每一年的年刊征文，一定有作品参赛，这种现象也可能是报章所发给的稿费不高，只是象征性质，吸引不了写作者，而征文赛的奖金则高出好几倍。

80-90年代可说是本土报章文艺副刊的鼎盛时期，单单马来西亚日报就有集园（公开园地，每周两期）莘园（中学生园地，每周两期）及小朋友园地（每周两期）此外，尚有版位供佛教与基督教团体及学校华文学会发表文稿，而自然的，文艺团体如中华文艺社组稿编排的“文苑”及砂华族文化协会组稿编排的“艺盾”，定期或不定期的文艺园地，提供一大片投稿空间，可谓百花齐放，确实鼓舞了不少爱好写作的文艺青年。

副刊招徕订户

“老总”表示：文艺园地的开辟，曾为报章招徕了不少订户，有投稿的写作者自然不吝于订一份报刊，就连小学生，为了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刊登，也会催促家长订阅报章。

谈到本土持续不懈的写作人不多，部份脱离写作界，也有大部份转而从从事教会的文字工作。关于这点究其原因，是许多教会给予文教这方面的空间，鼓励教友写作与出书。

“老总”也提及，出书确实需要团体的赞助，才能让写作者的心血（作品）结集成册。单是靠写作者本身，就算领取微薄的稿费，也难以维生。何况出书的印刷费不菲，加上本土出品的书不畅销，写作者根本不能依赖写作为生。是以，本地并没有真正的专业作家，写作只是业余的兴趣或副业。

“老总”现在虽已不在报界。但偶尔还会为报章写些杂文，这也许是为他以后再出第2本书作伏笔。

另外要提到的；一些文化界或前马来西亚日报编采人员每逢出书，大部份都会找“老总”写序。



他在一篇序中就提及：

“本地许多文艺爱好者，都认为本地太少园地供他们发表作品。一般上唯一的希望，是靠报纸的版位。报章若能提供版位给他们发表作品，可以说是最容易栽培出写作的爱好者。我们也知道，本地这些作者，都是业余而非全职的作家，他们全只是靠本身的兴趣，以及朋友同好们相互砥励，而持续写作，他们都没有好好地受鼓励。若非常投稿，将长年累月所写的文章结集成册；要随时写一本书，那谈何容易！”……

近数年来，本州文坛在数个社会团体的奖助之下，也展现出较蓬勃的发展；有数个团体的丛书出现，是非常难得的开始。

在本州先天营养不良的写作环境下，我们的本土作家，除了他们创作成就外，更身负有传扬文化之使命。不过我们的作家们，似只求耕耘，不求有回报。有于此，华社的领袖们，请多关心我们本土的作家、多给予鼓励吧！”

那就让我们期待，本土的写作人一齐努力，共同为本地的文化与文学开创一片天空。

（原载2002年4月24日诗华日报）

附录（三）

盼望诗巫印务业前景系列（四）

许鲁帆／报导

黄生光：穷则变，变则通 印刷业须革新求变

每当翻阅刊物时，都不免在后页会看到“慕娘印务有限公司”这耳熟能详的商号，但有多少人知道这幕后推手和经营过程？

慕娘的由来

部分人可能对“慕娘”这名字的由来感到好奇。该公司董事经理黄生光在访谈中指出，“慕娘”这名字其实源自厦门话的 (mo neo) 发音而来。

砂拉越在国殖民地时期被取名为BORNEO(婆罗洲)，而基于“慕娘”这发音朗朗上口的关系，当时许多生意人



纷纷把公司挂上慕娘字眼。当年该公司创办人林鹏寿（已故）因与慕娘木材公司有生意往来，所以在进军印刷业之际，索性把公司取名为“慕娘印务公司”。

报馆易手转战印务

当年，黄生光赴台湾政大就读新闻系毕业后，返乡寻找与就读科系相关领域的工作，恰巧报馆有空缺，他便在《马来西亚日报》创刊后两个月，于1969年受聘担任编辑一职，直到报馆转手易人。

而慕娘印务公司在《马来西亚日报》创刊前两年，就已创立，由于该印务公司也随马来西亚日报分成工厂部和营业部，所以黄生光担任编辑期间，也于1977年兼管印务公司工厂部。

黄生光说，《马来西亚日报》2000年4月1日宣布暂停出版后，报章被收购时，并不包括慕娘印务公司。因为当时虽然这两家公司（报馆和印务）是一起共事，但两家的执照却是分开的。

他回想当时报馆转手他人后，心里难免有些不舍。但这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本想与昔日同事转投其他领域发展，但无奈当时本身已处于退休年龄边缘。

由于对慕娘印务公司还有份不舍的感情，倘若没有人愿意扛下这份重任，那员工们最终也会被遗散，印刷机器摆放在那，也终将成为一堆废铁。

那时，他想到与同事们共事多年，加上公司一路来都有一群稳定且长期合作的客户，所以印刷业对他们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工作。

昔日同事齐打天下

黄生光因此欣然接受老同事黄孟禄的建议，将慕娘部分股东出让的股份买下，成为股份最大的掌权人，与昔日同事们持续聚集一起，为慕娘“打天下”。

他说，由于原有的印务工厂是《马来西亚日报》名下，所以他们另觅新地点营业，在花了3个月时间找寻新地点搬迁后，他们在营运方面就稍为做些变动，如添购新印刷机器和人事部上的安排。

自搬迁到现今营运地点后，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资金较为吃紧。所幸还有一批固定的客户，因此后来的业务经营还算顺利。

黄生光认为，印刷业近10年来的问题都一样，即诗巫

印刷业市场的需求不大，何况这门行业也非吃香和容易赚钱。而员工的缺乏，是该行业面对的危机。

他称，70至80年代木材业兴盛的时候，由于薪金酬劳可观，所以许多离校生纷纷往木业发展，愿投入印刷业发展的人少之又少，因为印刷业员工的薪水、待遇和福利都不能与木材业比较。

使用的纸张逾百种

对于印刷业的看法，黄生光认为，该行业是一种家庭式半手工业，印刷业的作业方式与报馆相似，设有营业、电脑部、文稿校对和制版等，只是印刷业在操作和规模上偏向小型。

他称，印刷业使用的纸张就比报馆复杂的多，因为印刷报纸的纸张只有一种，反观印刷的纸张种类若要详细计算，就超过百多种，因为当中有分大小尺寸、厚薄度等级，以及颜色深浅。目前，以本地所需种类的纸张来说，起码也有数十种以上。

黄生光续称，印刷业不如茶室作现钱生意，因为当印制品完成交货后，要向商家收账时，他们往往都以赊账方式摊还。

他坦言，很多公司都带有“拖”字诀心态，所以业者们面对商家二、三个月的账期，是司空见惯的事。

印刷业须与时并进

随著时代进步，对传统印刷的作业模式也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印刷业讲究精密印刷，并且多数以彩色为主。

对未来前景的看法，黄生光认为，印刷业在电子时代里，两者还是需要互相配合，印刷业者需要从中不断追求创新，才能够符合社会奉行的“穷则变，变则通”的定律，若不与时并进的话，终究会被抛在后头。

(原载 2009 年 2 月 16 日星洲日报)



留台人叢書

1. 铎声小品 (陈瑞麟著)
2. 凝思集 (黄生光著)
3. 昨日的风采 (风生著)
4. 笔影留痕 (黄祥光著)
5. 历史与乡土 (蔡增聪著)
6. 文化与教育 (房汉佳著)
7. 美里河畔六人集 (合集)
8. 思索起 (语桥著)
9. 文穗采趣 (林煜堂著)
10. 屋檐下的青青草地
(张永庆著)
11. 浓雾后的晨曦 (黄国煌著)
12. 岁月履痕 (合集)
13. 争鸣集 (合集)
14. 无畏无私 (陈瑞麟著)
15. 边站·硝烟·贸易
(蔡增聪著)
16. 坐看风起时 (风生著)
17. 历史的思索 (蔡增聪著)
18. 浮生漫拾 (黄生光著)



留台人叢書 18

浮生漫拾

ISBN 978-983-3260-03-4



9 789833 260034